

病娇爱上病娇是什么样的体验？

病娇人传人！慎入！

这大概是一个后天病娇压倒先天病娇的故事（大雾）

（已完结）

「昭昭，你看，我还是得到你了。好舒服，心里也好舒服，我好开心，你开心吗？」

望着不断起伏的这个男人，我落下了一滴泪。

他用手指点了点，笑盈盈地望着指尖那抹水色，用舌尖舔了舔，说：「昭昭，好甜啊，像你一样甜，所以你也很开心，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只用手轻轻搂住了他的脖子。

我把他的头按向我的脖子，感受他撕扯我皮肉的疼痛，陶醉地闻着他发间的清香，轻轻笑了。

对，就是这样，阿木，狠狠地占有我，控制我，为我疯狂。

这样，才是乖孩子。

心中是炸裂般的满足，可是我还是没有回答他，因为，我是个哑巴。

——十年前——

1

今天是宋木来我家的第一天，我爸早早起来给我穿上新买的裙子，动作笨拙地帮我梳好头发，就赶紧去厨房忙活了。

我搬个小板凳，打开电视看无聊的动画片，静等他们敲响我家的门。

上午 10：30，「笃，笃，笃」，我就看见我爸从厨房迅速出来，跑到镜子前抓了抓头发，这一幕，我觉得很刺眼。

我爸很热情地把他们迎进来，嘘寒问暖，我冷眼看着这一切，觉得都与我无关，直到我看见他，宋木。

小小的一个，还没有我高，怯怯地躲在他妈妈身后，不时地打量我和我爸。

啧，好像入了狼窝的小兔子一样。

是的，我和宋木成了姐弟，我爸娶了他妈。

现在想想真讽刺，小兔子？姐弟？都见鬼去了！我和宋木，就是肮脏沼泽地里一起长出的菟丝花，天生带着腐烂的气息，纠

葛不清无法分离，除非，一起拥抱着死去。

在饭桌上，我吃着饭，仍在打量着宋木，他发现我在看他，迅速撇了我一眼，就把头低下去了，大有把头低进碗里的趋势。看着他这幅害羞的样子，我感觉手心痒痒的，有种.....想揉他脑袋的冲动。

正在我出神的时候，陈姨，哦，宋木的妈妈给我夹了菜放在碗里，笑着说：「昭昭，小木有些害羞，以后你们一起上学，就拜托昭昭多多照顾小木啦。」

嗯，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饭后我把宋木领进了我的房间，因为我们现在还小，所以我爸就把我们安排在一起，嘁，自作主张。

宋木还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我没忍住，摸了摸他的头。宋木慢慢抬起头来，对我说了第一句话：「我.....我可以叫你姐姐吗？」

我的手一顿，对他笑了笑，默许了这个称呼，宋木呆呆的，说：「姐姐笑起来真好看！」

啊，他喜欢我笑，那我多笑笑好了。

摸着软乎乎的宋木，我想起了我在老家喂养的那只小猫，可惜宋木不会像它一样打呼，真遗憾。

那只小猫后来死了，因为啊，它吃了别人给的东西，我的猫，怎么能吃别人给的食物呢？太不听话了，我很不开心。在一个

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用刀割开了它那柔软的皮毛，鲜红的血液流淌出来，这一切都刺激着我的神经，让我无比兴奋。等到它不在挣扎，我把它埋在了我最喜欢的那棵杏树下，这样，它就永远听话了。

那个下午，好像有什么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

看着眼前的宋木，我轻轻笑了，因为我相信，他应该会比那只猫更听话的。

2

宋木好像很喜欢我，虽然我不会说话。

「姐姐，姐姐，你看，这是我画的画，这个是你，这个是我。」顺着宋木圆乎乎的小手，我看见画纸上有两个手牵手的小人。一个长头发，穿着裙子，一个短头发，穿着背带裤。

不对，为什么画上的我要比宋木矮？

我比划着我要说的意思，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宋木笑的眼睛弯弯：「姐姐以后肯定会比我矮的！」看着他那欠揍的表情，我手心热热的。

心里，也热热的。

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妈妈在的时候，时间太久，都快忘了这种感觉了。

所有人都跟我说，妈妈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她会在那个地方一直看着我生活。

但是我知道，她死了。

她消失了。

我再也不会看见她了。

我永远记得穿着白裙子的她紧紧抱着我的感觉，血从她的额头慢慢流下，慢慢划过脸庞，划过微笑的嘴角，看着有些恐怖，即使她的笑越来越僵硬，我也觉得这样的她美极了。

唯有死亡，是极美极乐之事。

我把我的猫杀死了，它就永远属于了我。

阿木，我也喜欢你，可是，把你杀了，好像有点麻烦呢。

该怎么办呢，小小的我有些困惑。

第二天，我带着宋木去小学报到，看着小小的他在讲台上笨拙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宋木，那个.....请大家多多关照！」他抬头望向我，又转向老师：「孟昭是我姐姐，我想和她坐在一起。」

我愣了一下，不自觉地用舌尖顶了顶上颚，然后望着老师甜甜地笑了。

宋木，真是乖孩子。

宋木比我小一级，但是因为他不熟悉新学校，所以我把他领到了我的班级。

或许人从小就是有颜控的，宋木长得白白嫩嫩，是很吸引小女孩的那一款长相。他一来到我的旁边坐下，就有好多小姑娘来给他打招呼，宋木都一一回应，跟他们打完招呼，然后笑着对我说：「姐姐姐姐，我刚才的表现是不是超级棒！」

看着宋木那臭屁的笑容，我也对他笑了笑，然后趁机又摸了摸他软乎乎的脑袋。

但是我的心里面非常不舒服，看着宋木得到这么多小姑娘的喜欢，一种名为占有的欲望正在悄悄且疯狂的生长。

放学了，我和宋木手拉手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爸和宋木的妈妈都得上班，我们放学的时候他们还没下班，只能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家。

走到一个路口的拐角处，突然冲出来一个人，哦不，一个小胖子拦住我们的去路，「你就是宋木？」小胖子上来就恶言恶语。

我下意识把宋木往我身后推了一把，把他护在身后，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小小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小胖子把书包一扔，指着我开始说：「你是谁？干嘛护着他？他是不是害怕了，胆小鬼！小雯从来没跟我好好说过话，你一

来她就跟你说话，我要教训你一顿！看你还敢不敢放肆！」

呦～知道的还挺多，还知道放肆这个词呢。

小胖子说完就冲过来了，我赶紧把宋木推到一边。接着就把书包拿到手里，趁着甩书包的劲往小胖子身上砸去，小胖子被我打得措手不及，一屁股蹲到了地上。他还没反应过来我就坐在了他的身上开始打他，一下一下都使了我全部的力气。

今天那种由宋木引起的焦躁在挥向小胖子的拳头中得到了很好的释放，这种拳拳到肉的感觉没有让我疯狂，却让我迷恋。

直到宋木拉开我俩，我才猛的回神，看到小胖子已经鼻青脸肿，我慢慢放下了拳头。

我紧张地看向宋木，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紧张什么，但是看到宋木一脸担忧拉起我的手仔细检查的样子，我才松了口气。

宋木把我拉起来，猛地踹向小胖子，「不许向外说是我姐姐揍的你，尤其是你父母和老师，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听到了吗？！」

小胖子哇哇大哭：「我不说我不说！别打我了，好疼啊，饶命呀！」

「那你赶快滚吧！」看着宋木威胁人的小样子，我偷笑了一下，真可爱。

小胖子走了，宋木却突然哭了起来：「姐姐，对不起，我太没用了，以后不会了，以后.....以后我来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欺

负你的！」宋木一边哭一边抽噎着把话说完。

我慢慢靠近宋木，抱住了他，安慰着地拍着他的背，我知道的，我都知道的宋木。

宋木没来之前，我爸就跟我介绍过宋木他家的事情，他的爸爸和妈妈还没结婚的时候就有了他，后来他的爸爸不想负责任，遗弃了他们母子，转脸就和一个高管的女儿结了婚。那时候宋木的妈妈无法流产，只能把他生下来。

一个女人独自带孩子，承受的压力和白眼可想而知，宋木有时候在学校受了欺负也不敢和妈妈说，怕妈妈伤心。久而久之，宋木虽然依然开朗，但是一遇见欺负他的事情，就会害怕。

我抱着这个自责哭泣的小男孩，仿佛抱着自己最心爱的娃娃一样，娃娃哭了，应该哄哄，让他开心。

等到宋木冷静下来，我亲了亲他的嘴角，还在抽噎着的小娃娃突然红了脸：「姐姐.....我不哭了，以后，以后我会练武术好好保护姐姐！」

我笑着点点头，拿起书包牵着宋·小哭包·木愉快地回家了。

4

好像就是从这天开始，宋木小朋友就迷上了我的亲亲，难过了要亲亲，做对事情了要亲亲，睡觉也要亲亲。

有时候我爸和宋木的妈妈看见了，就会无奈地笑着摇摇头，只当我们小孩子感情很好。

可谁能想到，后来的后来，这个亲亲就变了味道。

也是从这天开始，宋木缠着他妈妈给他报了搏击班，我也每天放了学陪他一起练习，看小小的他努力做好每一个动作的时候，我的手心就会发热，有种想破坏东西的心情。

我，好像病得越来越严重了。

宋木越来越不喜欢说话了，当然，是对外人，也越来越不喜欢笑了。

看着奶喷喷的娃娃慢慢长成了面瘫脸的高冷男神，我，有点牙疼，还是喜欢软乎乎的小宋木呢。

宋木在我眼前晃了晃手，「姐姐，想什么呢？这么出神。」顺手接过我手里为他准备好的水，大口大口地喝下去，这样开始有男性魅力的宋木，让我着迷。

望着宋木因为喝水而上下滑动的喉结，我不自觉用舌尖顶了顶上颚，享受着舌尖轻轻摆动带来的酥麻感，来抚慰我因为宋木而躁动的身体。

现在的宋木，18岁。

18岁啊，我有些等不及了呢，宋木。

我也想让你如我一般疯狂，疯狂地迷恋我，占有我。

这不是臣服，也不是投降，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震颤，是非你不可，是绝对控制。

阿木，我为你布好了陷阱，你看见了一定要跳下来，我会在深渊底部等你，等你抵死纠缠。

出了搏击俱乐部的大门，就看见了蹲在树影下边的杨冲，看着他露着八颗牙齿的傻样，我突然很想放弃某个计划。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生物？不可思议。

杨冲就是当年我揍的那个小胖子，当年一揍，不仅没有吓跑他，还成了我和阿木的跟屁虫，其中曲折不再多说。杨冲这厮长大了以后就慢慢瘦下来了，上天垂怜他的智商，所以给了他一副还算讨人喜欢的皮囊。

所以，他，暂且一用。

我把对杨冲的嫌弃藏在眼底，对他乖巧地笑了笑，和平时不同的是，多了几分小女儿家的羞涩，恰到好处的表现了我对他的期盼。

余光看到了宋木对我探究的目光，我假装没看见，置之不理。

智障杨冲根本没发现我对他的态度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反而盯着我的脸说：「昭昭姐，你的脸好红啊，跟那猴屁股似的。」

我的表情，裂了.....

宋木收回对我探究的目光，反手给了杨冲一个爆栗：「红什么红！我看你脸最红，才是个猴屁股。」杨冲也要跳起来打他，可惜没有得逞。

看着他们打打闹闹的跑向远方，夕阳暖暖的照在那两个穿着校服的少年身上，我无可奈何地摇头笑了，也罢，是我太急躁了。

5

和杨冲分别，我和宋木坐上了一起回家的公交车，人很多，宋木一手抓着公交拉环，一手轻轻扶着我。

本来已经做惯了的动作，今天却有了几分不一样，我感觉宋木的手从我的腰间慢慢升到了肩膀，搂着肩膀的手的力度慢慢变大，却又猛地松开。好像不甘心似的，又贴上了肩膀，接着又慢慢滑到了我的腰间，力度之大，仿佛我要跑掉似的。

我缓缓抬头，对他漏出疑惑的表情，心里却是疯了一般的兴奋，阿木，就是这样，为我纠结，为我苦恼，满心满眼都是我。

宋木对上我疑惑的眼神，又连忙把眼睛撇向别处：「没事，就是感觉今天人有点多，得抓紧点，别摔倒了。」

我点点头，不再看他，用头发挡住自己的脸偷偷地笑了，阿木的耳尖红了，真可爱。

我紧紧攥住拳头，用微微的痛感压盖手心的火热，不让宋木发现一丝异常。

回到家，就看到了在厨房里忙活的我爸和陈姨，看见我们回来，陈姨赶忙擦擦手，倒了两杯水给我和宋木。

「你们两个真是的，一天都不落地去学搏击，多辛苦啊，阿木一个人去也算了。倒是你，昭昭，一个女孩子，陪他跑那么远干嘛？以后不要去了哈，女孩子嘛，看看电视，出去和同学逛逛街多好呀。」陈姨每天都要唠叨几句，我连忙拉住她的手臂，把脸放在她的肩头蹭了蹭，讨好地对她笑。

「哎呀呀，昭昭每次都是撒娇卖萌过关，好啦，知道你们感情好，真是的，随你们去啦！」陈姨摸摸我的头，又对宋木说：「臭小子，照顾好你姐姐，有一点闪失我拿你是问。」

宋木翻了个白眼，对戏精的我们并不捧场，放下东西就去看电视了。

陈姨也不在意，拉着我的手问我话，我用手语比划着把一天好玩的事情告诉她。

陈姨现在无疑是幸福的，我的爸爸虽然木讷，但是他是真心喜欢着陈姨，对她呵护备至，好像要把她失去的都给她补回来。

看着他们恩爱有加，我由一开始的刺眼变得麻木，他们恩爱，那我的母亲该怎么办？她会伤心吗？她会难过吗？她会不会像我一样，想破坏所有美好的东西？

人，都说向前看。

那么，那些被丢掉的东西和被遗忘的人该如何自处？他们会不会怨恨？会不会愤怒？会不会像我一样思考，思考为什么注定被抛弃，一开始还要来到这个世上？

我的脑袋有些混乱，吃完饭就把自己泡在了浴缸里，憋了一口气沉在水底，这会让我有安全感，能够掌握自己生死的安全感。

模糊地听到有人在敲门，我猛地从水里出来，吸了一口气看向浴室门，「姐姐，姐姐，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是阿木啊。

我扯了毛巾随便一包自己的身体，打开了浴室门，「告诉」宋木我没事，可是手比划着动作一大，我的浴巾掉了下来.....

宋木看着我的身体，呆了。

我，愣了。

我最先反应过来，猛地一拍把门关上了，看着镜子里赤条条的自己，脸很红，但蒙上了水汽的眼睛格外招人，有种独属于少女的青涩魅惑。

虽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但就这样发生了好像也不错。

（与此同时，我后来才知道——）

门外此时，呆头鹅宋木楞楞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不算白的皮肤烫的惊人，上次看到昭昭的身体还是几年前屁都不懂的时候，自从孟昭开始发育两个人分了房间，就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看她身体的时候了。

想着刚才的那一幕，宋木的脸又红了，少女的身体发育得很好，皮肤看着白皙又滑腻，连肩膀上那颤悠悠的水珠都显得格外可爱。

宋木看着自己的手，想着今天公交车上搂着她肩膀的感觉，不知道没了那层布料的阻隔，摸起来的手感会不会更好？

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心里很慌，觉得姐姐好像要离开这个世界一样，等到反应过来就在敲她的浴室门了。

可是，今天的姐姐，好像对杨冲那小子很不一样，为什么呢？

宋木的脑子想七想八，后来猛的回神发现自己草稿纸上写满了字。

这些字都是一个名字，昭昭。

6

我对着镜子慢慢擦着头发，想着刚才的那一幕，在我极速关上门的最后一刻，我看见宋木脸红了。

脸红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宋木对我脸红了，说明我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计划了。

希望，宋木你，不要让我失望哦。

回到卧室打开衣橱，我挑了一件少女感十足却又不失性感的睡衣，当初买它就是为了这一天，只不过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我慢慢打开宋木的卧室门，他正在对着一张写的乱七八糟的草稿纸出神。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宋木却吓了一跳，回过神看见是我，就手忙脚乱地把那一页草稿纸翻了过去，速度之快让我没看清那上边写了什么。

「姐姐，你，你洗完了啊。」宋木看起来有些紧张，低着头，垂着眸子，不敢与我对视。

哎呀，这样的宋木好可爱呀，想把他就这样永远保存起来，天天欣赏。

我走近宋木，摸了摸他的头，然后把他的头抬起来，让他望着我的眼睛，望着现在清纯又性感的我。

我比划着：「阿木，你，你不要介意，也不要害羞，我们只是姐弟，而且刚才是意外，我没关系的，阿木不要害羞啦！」

比划完我就对他甜甜地笑了，笑得与世无争，笑得人畜无害。

宋木一开始脸还是红红的，不知道我「说」到了哪句话，他的表情开始变得有些冷淡，在我「说」完之后，突然问我：「姐姐，你是不是喜欢杨冲？」

我愣了，是真的愣了，我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问这个。

我愣神的功夫，宋木突然站起来，背对着我收拾桌子上的作业，「姐姐，天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直到我被宋木推出门外，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宋木这个反应，我有些忐忑，这是成功还是没成功？

带着疑惑入睡，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宋木竟然刚洗完衣服，他看见我出来，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没跟我打招呼背上书包就出门了。

我.....宋木怎么了？

陈姨睡眼惺忪的从房间出来：「昭昭，起这么早啊，宋木呢？是不是还没起呢？」

我看了看陈姨，指了指大开的门。

「这臭小子，永远不知道关门！」陈姨美目一瞪，冲到门口「哐」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不是应该关心宋木有没有吃饭吗？陈姨这反应，我无奈地摇摇头耸耸肩。

我回到了房间，靠着床慢慢坐下，抱紧了双腿，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发展，宋木有些脱离我的掌控，这种感觉非常不好。

好想啊，好想把宋木锁起来啊。

摸了摸有些发痒的心脏，起身打开衣橱，摸到了衣橱一个隐蔽的格子，拿出我的宝贝。

这些都是我的宝贝——在画纸上的宋木。

我摸着这一张张画纸，这是宋木在笑，这是宋木在图书馆学习，这是宋木在喂流浪猫.....

每一张都是我的，只属于我的宋木。

今天我要画点不一样的，拿出空白的画纸，按照我的想法慢慢勾勒线条。

早晨的阳光偷偷爬上少女的肩膀，顺着光滑细腻的皮肤去亲吻少女跳跃的指尖。天气不热，她的鼻头却出了些细汗，她的手在飞舞，仿佛在创造属于自己的灵魂。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但是她的眼睛却明亮的吓人，如果细探过去，就会发现，她的眼底墨色沉积。

明亮与黑暗共存，就是疯狂。

直到陈姨敲门喊我吃饭，我才意犹未尽地放下画笔，看着画纸上迷人的宋木，那种无法掌控他的焦躁才慢慢被安抚下去。

陈姨又来催了，我站起身，还是没舍得立即把它藏在黑暗的衣橱，等我吃完饭再好好欣赏一下吧。

少女关上房门，阳光就偷偷跃上了画纸，这是一副多么让人脸红的画啊！

黑色的囚笼里关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少年，他的双手被反绑，脖子上拴着一根长长的链子，链子延伸出画外，让人浮想联翩。他的表情是羞耻的，眼神充满戒备，一副反抗的姿势蓄势待发，这种不服输的样子更让人想好好地蹂躏他。

阳光似乎也害羞了，从画纸上跳下，躲在了阴影里，徒留那一页画纸散发着淫靡的堕落。

我踩着上课的铃声进入校门，就在进入校门的一瞬间，我眼角的余光看到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身后停着一辆黑色的车。

他在看我。

我停下脚步，向他望去，他收回目光，打开车门上了车就走了。

谁？为什么有些熟悉？可是，我没有见过他。

就在我要深想的时候，学校的保安叫了我一声：「同学，你要迟到了，快走吧！」我收回思绪，或许只是我想多了吧。

进了教室，就看见宋木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看书，阳光打在他的侧脸，睫毛投下稀碎的阴影，整个人都散发着少年人的朝气与阳光，那是我，一辈子都不会拥有的。

我坐下，偷偷地「问」宋木：「阿木，今天你怎么没有等我呀？没有吃饭吧？我带了吃的，一会下课了我给你。」

我和宋木现在是同桌，小时候我们不同级不同班，宋木很不开心，他努力学习跳了一级就为了和我做同桌。

阿木呀，一直都是个乖孩子。

宋木没有看我，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上课吧。」

我抿了抿嘴唇，不再看向他，努力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而且还和他拉开了距离。

阿木，你让我不开心了。

结束了一节无聊透顶的课，宋木就拉开凳子饶过我走了出去，我也站了起来，下了楼去找低一级的杨冲。大老远就看见杨冲靠在他班班长的桌子上，不知道说了什么，两个人笑得像两个智障儿童。

他看见我过来了，说：「呀！昭昭姐，来找我吗？想我了？」

就知道他狗嘴吐不出象牙，我装作很羞涩地去打他，他笑着躲开了。我把他拉到楼梯口，一脸的少女心事，垫了垫脚靠近「问」他：「我多出来一张游乐园的门票，周末要不要一起去？」

杨冲：「木木哥一起去吗？木木哥去我就去。」

不管听多少年，「木木哥」这个称呼我还是习惯不了。

我忍下牙疼的感觉，努力笑着对他比划：「当然呀！我们一起去！」对他「说」完，我突然注意到了楼梯拐角处的人，是宋木。

他不知道在那里多久了，眼神定定地看着我，和杨冲，不知道在想什么，他，听到了多少？

杨冲也看到了他，兴奋地喊：「木木哥，一起去厕所吗？」

「不去。」宋木扭头就走了，也没有等我。

「哎呀，木木哥真是冷酷无情，我好喜欢～」杨冲也不生气，对着宋木离开的方向呲着牙乐。

我看着杨冲乐得挤在一起的脸，真是辛苦他的五官了，把他纳入我的计划，我现在非常后悔。

和杨冲「开开心心」地告别，上了楼，才发现宋木没有回教室，而是靠在栏杆上面，仿佛是在等我。我笑着向他走过去，仰起头看着他。宋木张了张嘴，就在他要说什么的时候，上课铃响了，宋木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低下头笑了笑，擦过我的肩膀回去了。

我攥了攥拳头，阿木，你还是要待在你的壳里吗？

8

等我彻底回过神来，就看见我的好朋友张雯对着我说什么。

张雯，我的好朋友，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

「昭昭，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张雯看起来气鼓鼓的，我连忙低头在草稿纸上写：「刚才在想老师留下的问题，没注意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啊，原谅我吧～」

张雯她不懂手语，我只能写字与她交流，除了我的爸爸、陈姨、宋木和杨冲，我和人交流只能写字，但我不觉得这很麻烦，反而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的我看起来很可怜，不是吗？

张雯不情愿的重复自己已经说过的话：「周六我们学校要去远足，还要在外边过夜，我想要和你住在一个帐篷里，好不好呀？」

我对她笑着点点头，同意了她这个小要求。

张雯立马就开心了，摇了摇我的手臂，蹦蹦跳跳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远足？那就是说游乐园去不了了，挺可惜的，不过，荒郊野外也适合搞点事情。

阿木，我很激动，你呢？

放学了，我以为宋木还会像早晨一样先走不等我，因为昨天和今天的他都不太正常。结果他收拾好就靠在栏杆上看着我，等我装好了作业，他就慢慢走在我的前边。

正要下楼的时候，我拉住了宋木，「阿木，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惹你生气，你说出来我会改的，但是你不要不理我，我会难受的，很难受很难受。」我眼巴巴地看着宋木，脸上委屈得不行。

宋木深深地看着我，眼底墨色沉积，看得我有些兴奋，我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让宋木发现我的异常。

「我还是那个问题，你，喜不喜欢杨冲？」宋木有些偏执，他拉下我拉着他的手，反而改为主动，攥着我的手腕。

这样执着的宋木好可爱啊，我好喜欢，真的是很适合关在笼子里好好欣赏。

我低下头，让宋木觉得我害羞了，下一秒我就觉得我的手腕快碎了，我使劲往回抽着手，宋木才察觉到自己力气太大了，连忙把手松开了。

「抱歉.....」宋木不再看我，转过身背对着我，他没有走，也没有再说话，我们就保持这样的安静。就在我以为他要下楼的时候，他的声音好才悠悠地传过来：「我就当不知道这件事情，你想清楚。」

我揉着手腕的动作一顿，什么叫当做不知道这件事情？

阿木，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那你就有点让我失望了。

回到家，我就进了卧室，找出了仅剩的一封别人写给我的情书，因为其他的都让我扔了，当时留下这一封，还是觉得他的字写得挺好看。

我打开又重新读了读，巧了，这个男生就是隔壁班的。

我找出一张信纸，开始给他回信。

「.....你的信我收到了，非常抱歉现在才回，周六晚上我们好好谈一谈吧.....」我写完，折好，放在了他的信封里面。

躺在床上，闭上眼想着阿木今天早晨的样子，心里的灼热感才慢慢消退。

阿木，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9

第二天早上，我约了张雯来到天台，拜托她把这封信给那个男生。张雯对这件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拍着胸脯告诉我一定把信送到。

我平静地回到座位上，宋木还在认真地看书，很好，他没发现。

周六当天。

既然是远足，肯定是锻炼学生意志力的，徒步走个十几公里，对于正值花季的少男少女们可是个不小的挑战。

我准备了足够多的食物和水杯，都塞在了宋木的包里。从小宋木就很照顾我，那天他说他会一直照顾我，他做到了，也一直在执行，宋木是个乖孩子，可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只是乖，远远不够。

我要的很多，不管宋木给与不给，我都要，抢也要抢过来。

略去一路上的辛苦，我们现在都在扎帐篷，我与张雯的帐篷和宋木与杨冲的帐篷隔的不远，宋木说是为了互相照应，我和张雯也同意。

至于杨冲，他对于来远足而不是去游乐园表示有很大的意见，我没有办法，只能安慰他下次再去。至于低一级的他怎么做到

和宋木一个帐篷的，我也不知道，不过他跟在宋木身后一直「木木哥」地叫着，我觉得非常牙疼。

我知道我对于宋木有着远超于常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可是我无法表现出来，宋木一直很优秀，有很多女生明里暗里表示对他的好感。

我嫉妒得发疯，甚至对于杨冲，我都很反感他对宋木的黏糊。

好像所有人都能表示对于宋木的欣赏，只有我不能，可是凭什么？我偏不！我偏要拉着宋木一起沉沦，一起堕落，互相纠缠，直到永远。

等搭好帐篷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了，我们拿出自己的食物聚在一起说说笑笑，享受校外惬意的时光。

张雯用胳膊推了推我，说：「那个，就是给你写情书的男生，是二班的班长，长得很帅，听说学习也不错。」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看见一个穿着白色t恤干干净净的男孩子，果然字如其人，配得上和我演一出戏。

他也往我们这边看过来，笑了笑，我装作很慌乱地低下头，并时宜的红了红脸。

张雯挤眉弄眼：「呦呦呦～昭昭，心动了吗？要不要为这位男嘉宾爆灯？哈哈哈哈」

我红着脸打她，站起身就走，走的同时给了那个男生一个暗示，他看了我的信，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在我转身离开的瞬间，我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宋木在往我这边看，很好，鱼儿们都上钩了。

戏，开始吧。

我走进一片树林，那个男生也慢慢靠近，在我身后一米处停下，听着有些紧张地说：「我.....我收到你给我的回信了，我以为你不会回我了，给你那么长时间没有回音，我都快放弃了.....」

放弃？我的字典里可没有这两个字。

「张雯同学给我的时候，我以为是在做梦，那个，孟昭同学，你信上说要当面跟我说，你说吧，我准备好了。」

我面前的男生面色潮红，耳朵尖也红了，一副等待要被表白的样子。

啧，真是自作多情。

我对他比划手语：「同学，不好意思，我收到你的情书以后，想尽快给你回复的，可是一时忙碌忘记了。那天收拾东西突然翻了出来，才发现没有给你明确答复，非常不好意思，所以才亲自把你约出来跟你道歉。」

说完我可怜巴巴地望着他，期待他的原谅。他懵了，没有反应过来我对他说的话。

我望着他身后的某个方向，眼光一闪：「我们抱一下吧。」

不等他反应过来，就抱住了他。

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我.....你.....孟昭同学，我以为——」

他的话还没说完，人就从我怀里飞出去了。

宋木到了，时间正好。

10

宋木的脸在阴影处，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只能感受到他粗重的呼吸。

他，生气了。

我心里怡然自得，阿木，就是这样，继续，为我生气，为我暴怒，所有不平常的情绪都是因为我，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

我尽量克制自己不漏出任何表情，只呆呆地看着宋木，好像对他的突然出现不知所措。

「姐姐，我看见了。」宋木说着对我走近，越来越近，我只能后退，「姐姐，你在怕什么呢？你抱了他，为什么见了我就要后退呢？」宋木拉住我的手，阻止我继续后退，另一只手慢慢摩挲着我的嘴唇，我「惊恐」地睁大了双眼，宋木无视我的恐惧，继续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着：「姐姐，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我们，那时候我们很爱亲亲，不管我做了什么，做错了还是做对了，你都会给我一个亲亲，做错了是安慰，做对了是奖励。」说到这里宋木笑了，邪气的好像那海底摄人心魄的海

妖，我看呆了，他是海妖，我便是那可以为海妖献祭的狂热追随者。

我的阿木，好迷人，好想.....

没等我继续在心里发狂，宋木便突然离开我的身边，他走近那个男生，「你可以走了，今天发生的事我希望你可以忘记，如果，你自己忘不了，我会努力帮你让你忘记。」

宋木话落，看似很「绅士」地把他扶起，但是看那个男生突然一白的脸色，我知道，宋木给了他多大的「照顾」。

注视着男生离开，直到离开我俩的视线，宋木转过身来，又慢慢向我靠近，他扯起嘴角，挂起并不明媚的笑容，「姐姐，他走了，现在我们俩可以好好谈谈了。」

我茫然地看着他，不知道我们俩需要谈什么。

宋木好像是被气笑了，他笑完，直直地看着我，「姐姐，以后你不许抱别人，更不许亲别人。」

他不是请求，而是在命令。

我的心在疯狂跳动，冰凉的手心开始发热，啊，我好像要发病了，这样的宋木，好想扑倒，好想吃掉他。

我忍住不让身体战栗，看向宋木，「为什么？我是你姐姐，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来啊，阿木，我这么不听话，你要怎么办呢？

宋木眯起了眼睛，说：「是啊，姐姐，我是你的弟弟，我不该限制你的自由，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姐弟啊，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所以，姐姐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靠近其他人哦。」

我面露愠色，躲开他的注视，极力展现对他的不满。

可是宋木依旧不打算放过我，「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杨冲有喜欢的人了，可惜的是，那个人好像不是姐姐呢。」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似乎对这件事我的反应充满兴趣。

那我怎么能让你失望呢阿木。

我震惊地睁大眼，又摆出伤心的表情，落了一滴泪，最后落寞地低下头。

宋木走进我，用手抬起我的下巴，指尖点起那一滴眼泪，慢慢放进了嘴里，「姐姐，你眼泪的味道，还不错。」

我惊恐地睁大眼，猛地推开他，手颤抖地指着他。

宋木拉住我指他的手，一把把我拉进怀里，抱我的力气很大，大的让我喘不过气来。

「别难过了，以后我都不想再看见你哭了。」

我卸下了所有的力气，任由他抱着我，默默地流泪，哭完了然后他拉着我一起出去。

我走在宋木的身后，悄悄地扯起了嘴角。

做的真不错啊，阿木。

11

宋木拉着我的手走了出去，我们看到大家都差不多支完了帐篷。宋木把我送到我和张雯的帐篷前，回过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但是什么都没有说，松开我的手就走了。

我看着宋木的身影越走越远，直到他弯腰进了他的帐篷，我才恋恋不舍地收回了目光。

手心又开始发烫了。

钻进睡袋里，闭上眼睛开始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阿木刚才的表现不错，我非常满意，看来这么多年，「发疯」的不只我一个，只是某人需要一些刺激罢了。

阿木就像我这么多年精心编织的娃娃一样，一针一线的走向都必须在我的掌控之下，如果哪一步走错了，没事，重新拆了再织就是了。

慢慢平复了心情，我重新坐了起来，拿起了我的画本开始描摹。虽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画画，但是只靠想象下笔，我依然画得栩栩如生，因为我对阿木实在太熟悉了。

直到手臂有一些酸痛，才完成了这一幅让我十分满意的画。郁郁葱葱的大树下，坐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少年，他的双手被反缚在树干上，双眼被一条黑布蒙上，脸上的表情似屈辱似羞愤。他的双腿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拉到最大以至于无法合拢。大

腿的肌肉鼓起，似乎与这股力量相搏斗连脖子上的青筋都若隐若现。

看着这一副活色生香的美景，我咽了咽口水，观察了一会，感觉少了点什么，我又拿起画笔在他的额头和脖子上画了几滴汗水，又在他的腹肌上画了一只手臂，从树后延伸过来，那是一只少女的手臂。

没错，那是我的手。

我好像等不及了，宋木给了我一个讯号，我就忍不住想对他下手，不行，我要忍住，不然就不好玩了呢。

我的阿木，要好好把玩。

把画放进包的最深处，我又重新钻进了睡袋，我刚躺好，张雯就进了帐篷，脸红扑扑的，眼也亮亮的，但看我的眼神有些许闪躲。

嗯？这是哪一出？

我打算静观其变，看着张雯脱了衣服，换了睡衣，钻进睡袋一气呵成，还非常夸张地打了两声呼。我就默默地等着，果然，张雯翻了两次身，就坐了起来。

「昭昭，杨冲向我表白了。」她说完就偷偷看了眼我的脸色，发现我没什么表情后继续说：「你知道我对他不熟的，只是你和宋木有时候找他玩我无聊才跟过去，我没想到他会喜欢我，

他这个人就是这么讨厌，嘴贱贱的，人还那么皮，谁会喜欢他啊！」

我看着张雯嘴上说着讨厌，但表情却出卖了她，脸微红，带着独属于少女的羞涩，这哪是讨厌，分明喜欢得紧呐。

张雯说完看了看我，声音低沉：「昭昭，每次我看你和杨冲在一起，都非常的放松开心，那是你和其他男生在一起都没有的状态，你，嗯，是不是喜欢他啊？」

喜欢？嘁，喜欢杨冲是我孟昭上下五千年都不会干的事情，和他在一起轻松只不过是如果他一个单细胞生物对我没有威胁感罢了。

我对张雯摇了摇头，一脸「你在说什么」的表情，张雯果然松了口气，看起来有些开心，但又十分迅速地收起了嘴角，「就是，谁会喜欢他啊，我们都不要喜欢他。睡觉吧昭昭。」说完重新钻进了睡袋，一会，就真的睡着了，打起了开心的小呼。

年轻真好，不对，有活力的年轻真好。

而我，占个年轻的皮囊，内里，早已腐朽不堪。

12

从那天回来，我一直躲着宋木，不和他一起上学，不和他一起回家，吃完饭就回房间，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交流。

我和他都知道为什么，我只不过是顺着大众的逻辑扮演一个被弟弟吓到与弟弟闹别扭的小姐姐罢了。

而宋木却老神在在，仿佛对我的表现毫不在意，但我知道他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完全把我拿下的机会。

今天下午就是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

按班里规定，今天是我与宋木值日。其他一起值日的同学被宋木一句「你们回家好好学习，今天的值日我包了」打发走了。

我也要起来走的时候被宋木按住了手腕，「姐姐，这么多活，姐姐不能走，姐姐要留下来帮我呀。」宋木笑眯眯的，看起来和一个乖巧的跟姐姐撒娇的弟弟没什么两样，可我知道，这是一个让我喜欢得不得了的小恶魔。

我想把手抽回来，可宋木的力气太大了，无法抽身离去。我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一个接一个的回家，直到剩下宋木和我两个人，他才把手慢慢放开。

我垂下头不看她，浑身散发着抗拒的信息，宋木慢悠悠地站了起来，把教室的前后门关上并反锁。

他靠在后门没有向我走来，不同于刚才的态度，他轻轻地说：「姐姐，你在怕我，可是我有什么好怕的呢？我是你的阿木啊，从小到大姐姐是最疼我的，姐姐这几天躲着我，我真的好伤心啊。」

可以啊，阿木，会打感情牌了。

作为一个心软善良的姐姐，我当然不能让你失望了。

我慢慢抬起头来看向宋木，看着宋木红了的眼眶，我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走向宋木，看着他如一只被抛弃的大狗一样，我终是软了心，踮起脚摸了摸他的头，对他笑了笑。

「姐姐，你答应我，你以后都不会喜欢其他人，只喜欢我一个人好不好。」宋木说到这里停了停，伸手抱住了我，「我们是姐弟，姐姐只能喜欢我一个。」

宋木抱住我的一瞬间，我的身体配合的僵硬了一下，在他说了后面那一句话后便放松了下来，伸手拍了拍他的背，在他怀里点了点头。

阿木，你只满足于姐弟吗？我不想，我会让你觉得你想要的不止于此。

等我们互相安抚好，我从宋木怀里挣脱了出来，「我们一起打扫卫生吧」，我对他「说」，说完还用手弹了弹他的脑壳。

宋木开心了起来，「姐姐，你出去等我吧，我一会儿就干完了。」

被宋木推着出去，我无奈地笑了笑，靠在栏杆上看着他忙上忙下，我觉得时光停在这里也好，就我和他，无人打扰。

还没等我享受完这愉快的傍晚时光，就被一个讨厌的人打破了我的美好心情，「木木哥！木木哥！呦，昭昭姐也在。」看着风风火火跑上来的杨·疯狗·冲，我感觉我的脑仁一阵疼痛。

我决定，在他的爱情之路上做颗顽固的绊脚石。

我对他皮笑肉不笑地打了招呼，向他指了指宋木在的位置，他就冲了进去。

宋木看见他进来，立马恢复了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高冷模样，并对他的突然到来报以拳头的友好问候，杨冲也不以为意。

杨冲看了我一眼，就把宋木拉过去背对我勾肩搭背，不知道叽叽咕咕的在说些什么东西。

嘁，我还懒得听呢，幼稚。

等他们说完，杨冲就撒丫子跑了，那架势好像我要追着他一样，不打招呼就走，真没礼貌。

看他滚远了，我就进入教室走向宋木，「他跟你说了什么？这么神秘。」

宋木的脸红了一瞬又恢复了正常，「没什么，就是他又约我打游戏而已。」

如果不是他脸红那么一下，可能我会相信没什么宋木没管我狐疑的表情，就去收拾书包了。

我按下心头的疑惑跟着他一起回家，回到家，他跟陈姨打了声招呼就走了。

吃完饭，我边看电视边坐在沙发上等他，一不小心就睡着了。

在睡梦中感觉有人把我抱了起来，放在了床上，就在失去意识的一瞬间，我感觉唇上一凉。

第二天醒来，我发现自己睡在了床上，自己怎么睡在了床上？不是坐在沙发上等宋木回来吗？

仔细想也想不起来，好像忘了什么东西。我甩甩头出去洗漱，然后就看见了宋木在厨房做饭，他看见我出来笑了笑：「昭昭起来了呀，饿了吗？饭一会儿就做好了。」说完就又要去忙活了。

我懵懵的刷着牙，感觉有什么不对，今天的宋木好像有什么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

我猛地一激灵，宋木今天没有叫我姐姐，他叫了我昭昭，而且今天的宋木格外的有男人魅力，刚才的腿软不是错觉。

我拿着牙刷跑出来又看了宋木一眼，他发现了我在看他，就挑了挑眉，靠在厨房门上对我笑了笑：「怎么了？」

我赶紧躲进了卫生间，坐在马桶上摸着自己狂跳的心脏，没错，阿木确实是变了，他变得和我一样了，真的是一模一样了。

他虽然看着和平时没什么大的区别，但那一丝同类的气息，还是让我捕捉到了。

阿木，你伪装得再好，我也能发现你终于和我一样了，就这样吧，向深渊堕去，越来越沉入黑暗，和生来就黑暗的我任为一体，在刀尖上跳舞，在尖石上疯狂。

我整理好自己激动的心情，恢复好正常的表情，才出去吃早饭。坐在椅子上，看着宋木的一举一动，举手投足都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

我按下发热的手掌心，低下头，努力忽视宋木对我明晃晃的「勾引」。

「昭昭，怎么了？我看你脸红红的？」宋木说完就靠近我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不烫啊。」

我赶紧把他的手拿下来，绝对主动出击。

我对上宋木的眼睛，「我没事的，就是感觉今天的阿木好帅啊！就是作为姐姐也被阿木迷倒了呢。」比完想说的话我还顺带给他比了一个心。

宋木没有想到我会如此直白，眼底深处有一丝慌乱，他低下头咳了两声，掩饰好自己的失态，又重新盯着我的眼睛，低沉缓慢地向我吐气：「那昭昭姐姐喜欢吗？」

我挑了挑眉，「喜欢啊，弟弟这么帅气有魅力，做姐姐的当然高兴了，就是不知道以后便宜哪家小姑娘了呢。」

「没有其他人，我有姐姐一个就够了。」

为了防止宋木再说些什么「惊世骇俗」的话，我推着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赶紧吃完饭一起去上学。

走出小区的时候，我注意到了马路对面停着一辆黑色的车，看着有些眼熟。我停下来正想着的时候，宋木拉了拉我的手：

「怎么不走了？」

我回过神来，对他说没什么。

就在我正要转身走了的时候，车的前窗落了下来，我瞬间睁大了双眼。

是他！

他怎么知道这儿？

14

他是那天我在学校门口看见的男人，我没有记错，车也是和那天一样的车。

他是谁？他盯上我和宋木了？他怎么知道我们住哪里？他想干什么？

我的脑袋瞬间充满了各种疑问，不是我有被迫害妄想症，因为我的身体缺陷——不能说话就是被最不可能的人造成的。

时刻保持警惕，是生存的基本法则。

宋木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背着书包乖乖地在前边走着，看着宋木的身形.....

宋木的脸，陈姨的脸，宋木的身形，陈姨改嫁我家.....

我知道了！我知道他是谁了！

宋木的爸爸！

我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当初我在意识到我对宋木的感情后，我查了关于他的所有信息，其中就查了他那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他很好查，他以前靠迎娶白富美走上公司的重要岗位，后来一步步往上爬，成了公司的中流砥柱。因为也算是比较成功的人士，所以出现在新闻里面的时候还是挺多的。

那时候看过他的照片视频就放下了，一直没关心过，就是觉得宋木的长相多半是遗传了他。

这时候他出现在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意思？

而且是出现在我和宋木感情路上的关键时期，很不妙。

宋木好像感觉到我的低气压，停了下来，看着我的脸：「怎么了？昭昭？不舒服，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说着又要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赶紧躲了过去，并告诉他我没事，让他赶紧走，不要迟到。

宋木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两眼，确定我没什么事后就继续拉着我往前走。

我在脑子里推测他出现的目的，以及我该怎么应对，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

浑浑噩噩过了一天，知道晚上洗了澡拿出以前查宋木的资料，看着它们发呆，我的心情才好一点。

能抓到手里的东西才最有安全感，我不喜欢我无法控制的事情，哪怕宋木的感情变化也不例外。

我摸着宋木爸爸的照片，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他的一切事情。

处理得很干净，干净的让人怀疑。

我又开始查他的公司，查他现在的老婆，查他可以接触的一切的东西和人。

果然，我看到了一条小道消息。

宋木爸爸现在的老婆无法生育，国内外所有的顶尖医院都去了，各种高科技方法都运用上了，都无法成功，哪怕是试管婴儿，也因为不知名的原因失败了。

这么多年，无一所出。

看到这条消息，我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了。果然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宋木应该是不会跟他走的，但是他绝对会私下里找宋木，我该怎么杜绝他们的见面呢？

好烦！一个个的，都要跟我抢宋木，阿木，我把你锁起来吧，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只有我们两个，好不好？

我按住自己颤抖的手臂，把资料都收拾了起来，放回原处。

刚收拾好，就听见有人敲门，「昭昭，我热了牛奶，你喝了就睡吧。」

是我的阿木。

我照了照镜子，恢复到平时的状态，就打开了房门。

宋木应该是刚洗完澡，头发还没有吹干，宽松的睡衣垮着，露出了精致的锁骨。一滴水从耳边落下，说着锁骨进入神秘的地带。

我咽了咽口水，阿木，你这么明晃晃的勾引我真的好吗？

我接了牛奶正要关门，宋木就挤了进来，笑咪咪的：「我看着昭昭喝完，然后拿了杯子再去刷。」

我无奈地笑了笑，赶紧把牛奶喝完了，把杯子递给他。

「昭昭真乖！」

我笑着打他，让他赶紧走，对他表示我要睡觉了。宋木耸耸肩，走了出去。

刚关好门，我就困得不行了，奇怪。

在就要进入梦乡的时候，我感觉房门好像开了，错觉吧，我明明关好了，然后放心地进入了梦乡。

接着，我就沉入了绚丽的梦境，望着美不胜收的景色，品尝着最喜欢吃的荔枝。

我好像很陶醉地汲取甘甜的汁液，而荔枝也颤颤巍巍地贡献着自己白嫩嫩的果肉。

良久之后，荔枝吃完了，我意犹未尽地想寻找更多甘甜的水果，却一直找不到。

15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感觉没有睡够。

奇怪，平时我的觉也没有很多啊。

还有，今天做的梦好奇怪啊。

我有气无力的趿拉着拖鞋去洗漱，刚接好水递到嘴边，我就被疼了一下，嘴巴好痛！

我以为自己上火了，对着镜子检查了一阵。嘴唇颜色比平时深了很多，中间略有破皮。

不对，这个嘴巴的状况很不对。

像是被人狠狠蹂躏过一样，当然也是用同样的部位蹂躏的。简而言之，就是我被人狠狠地亲了。

这个人是谁，用脚指头想也知道是我隔壁那位。

哦吼～我的阿木可以啊，觉醒的速度出乎意料，这下手的速度也猝不及防啊。

不愧是我从小培养的人，我很满意。

阿木已经对我展开攻势了，这内忧解决了，关键是这外患怎么办呢？也无法预测它什么时候降临。

有些许烦躁。

我洗好出来的时候看见宋木从卧室里出来，他挂着两个黑眼圈，精神却是异常的兴奋。

「早啊，昭昭。」

看着活力满满的宋木，我不禁嗤笑，就偷偷摸摸尝了那么一点甜头就乐成这样，真是没出息的小阿木。

吃饱喝足来到学校上课，我就看见张雯鬼鬼祟祟地进了校门口，走几步回次头，好像有人在跟踪她一样。

我来了恶趣味，对宋木做了一个「嘘」的动作，宋木无奈地耸耸肩。我悄默声地溜到张雯背后，猛的一拍她的肩膀。

「啊啊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怎么都行！」张雯吓得吱哇乱叫，在回过头来看是我之后，瞬间松了一口气，接着杏仁眼一瞪，「臭昭昭，你干嘛吓唬我？！赔钱赔钱赔钱！」

我忽视她的碰瓷，老神在在往教室走，张雯快走几步跟上我，「大课间我请你吃零食，我俩天台约一波。」

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宋木对我俩的叽叽咕咕不感兴趣，两耳不闻窗外事，依然帅气地往前走。

大课间我和张雯买了零食去天台浪费时光，张雯不觉得这是浪费时间，看样子是有大问题。

张雯撕开一包薯片，递给我一片开始说：「我一直觉得，我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接班人，在这个美好的年纪，我们要做的是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以后可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发光发热。」

我听着她激昂慷慨的发言，又想到她数学课呼呼大睡的样子，不禁转过头「平静」地望着她。

张雯面对我的注视，可能读懂了我眼中似有似无的鄙视，终于羞愧地低下了头。

「昭昭，我该怎么办啊？杨冲自从那天表了白，就一直跟着我要答案，我说了要思考思考，他就说给我时间好好思考，但是在我思考的时间里他得一直跟着我。这不是神经病吗？他跟着我我还怎么思考嘛！烦死了！」

我成为哑巴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做个合格甚至十分优秀的倾听者。

我慢悠悠地拿出纸笔，开始写：「你正处在一个最美好的年纪，你可以奋斗成为理想的自己，也可以接受美好成为幸福的自己，如果你足够强大，就可以成为又理想又幸福的自己。」

张雯看着我「刷刷」写了好多，等着我写完后，拿过去看了好久，等她抬起头来，我看到了她眼中坚定的光芒。

「我明白了，谢谢你，昭昭。」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我只是起了很小的作用，至于这条道路怎么走，还是得看他们自己。

16

我和张雯吃完零食慢悠悠的下楼梯，下到三楼的时候，看见了转角处的杨冲。

看着笑嘻嘻的杨冲，我在心里「喊」了一声，瞒的不错啊小伙子，连我都骗过了，看着是缺个脑子的二哈，其实劈开是个黑心的。

放学了宋木拉着我回家，走过最后一个转角，即将看见小区大门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一辆让我烦躁的黑车。

他果然来了，比预想的还要快。

我停下脚步，也阻止宋木继续往前，「怎么了？昭昭。」看着宋木耐心地问我，那眸子好像落满星光的湖水一样，温柔地腻人。

我低下头，深呼一口气，对宋木「说」：「我突然想吃江南味的仙豆糕了，我们一起去买吧，还想喝奶茶。」

宋木笑着说：「好好好，昭昭想吃什么我都买，满足昭昭这个小馋猫。」

我尽力扯出一个还算兴奋的笑容，拉着他一起去吃甜品和奶茶。

我和宋木开开心心的逛了一个傍晚，吃饱喝足看了看时间，应该走了，可以回家了。

这个看着稀松平常又很平凡的逛吃之旅，没想到成了以后几年再也实现不了的事情。

每当回忆起这一天，我都会遗憾，为什么只是单纯的做了吃甜品喝奶茶这样简单的事情？可是，我也不后悔，这样恬静的傍晚也是慰藉我心灵最美好的时光。

那辆车已经走了。

我和宋木走到家门口，我阻止了宋木直接拿钥匙开门的举动，对上宋木疑惑的眼神，我晃了晃手上的绿豆糕对他说，给他们一个惊喜，宋木无奈地摇了摇头，宠溺地刮了刮我的鼻子：「真是让人暖心的昭昭呢！」

我笑了笑，把他推到我的身后。

我呼了口气敲敲门，我爸和陈姨需要时间调整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不想让宋木发现任何的不对。

能拖多久是多久。

在敲了第三下的时候，门开了，是我爸，表情还好，不像是发生了什么无法解决的大事。可以，我的爸爸，你没有让我失望。

我对他露出最明媚的笑容，把绿豆糕举到头顶，并转了个圈。

我爸摸了摸我的头：「昭昭长大了，懂事了，快进来吧，你陈姨有些不舒服，你先放在厨房吧，等她身体好点我们一起吃。」

「我妈怎么了？」宋木闻言眉头一皱。

「她没什么大事，可能下午出去溜达的时候冷着了吧，我让她去休息一下了，你们不用太担心，我照顾她就好。」我爸为我们倒了杯水，「你们都去写作业吧，我做好饭叫你们。」

我点了点头，拉着宋木进了书房，指示他好好写作业。

我坐下，铺开数学卷子开始写，盯着第一道数学题过了 10 分钟我还是没有下笔。

我悄悄转过身偷看宋木，柔和的灯光透过他的身形，勾勒出完美的曲线，我用笔隔空描摹他的腰线，劲瘦却不失力量。

这是处于男生和男人之间的美丽，让我疯狂的美丽。

我必须抓住这份让我痴狂的美好，谁也不会夺走它，我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夺走它。

我沉下心绪，打开门去找我爸，他在厨房抽烟。看见我进来，立马把烟掐了。

「怎么了？昭昭。」

看着我爸完美表情下的疲惫，我还是「说」了。

「我知道他来过了，他的目的和条件是什么？」

我爸很震惊，他望着我愣愣的，嘴张张合合几次最后叹了口气，「我就知道瞒不过你，阿木知道了吗？」

「他不知道，我目前避开了他们的见面。」

我爸深深看了我一眼，越过我拉上了厨房的门，「昭昭，爸爸从你小就知道你早慧，可是没有想到你看得如此通透，爸爸很高兴但是也很担心，太聪明了不是一件好事。」

他转过身背对我继续说：「如果你的聪慧是用你的嗓子换来的，那爸爸真的是很痛心，当年那件事爸爸也没有办法，是我们对不起你，我，更对不起你妈妈。」

我拍了拍爸爸的肩膀，对他「说」：「没事的爸爸，现在的我生活的依然很开心，有你们，有爱我的人，我就知足了。」

我停了一下，直直地看向我爸的眼睛：「只要我的生活不发生大的改变，我在乎的人不会离开我，我就会像你期待的一样一直幸福。」

他垂下眼睛，像是无法直视我的眼神，「他说他要把宋木带走，作为他职位的接班人，当然不会亏待他。而我们，看在这么多年养育宋木的份上，会给予适当的金钱谢意。」

「我和你陈姨当然没有答应他，把他骂了一顿，就把他赶出去了。而你陈姨气得胃病又犯了，还在床上休息。」

「那我呢？」

「什么？」

「他说他感谢你们的养育，那我呢？我可是陪宋木长大的，他就这么忽略了我，是不是说不过去。」

我爸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愣了一会居然笑了：「昭昭啊，你真的是。」

我对他笑了笑：「爸，你不用太担心。让陈姨养好身体，我会看着办的。」

「爸爸知道你很有主意，可是他的势力太强了，你对不过他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爸扯了扯嘴角，想笑却没有成功，只能过来抱了抱我，「昭昭，爸爸有你，真的是知足了。」

放开了我，又不放心的嘱咐了一遍：「爸爸不会阻止你，但是你要保护好自己。」

我点了点头，又回抱了一下他，就拉开厨房门走了出去。

鸡蛋是碰不过石头，但我孟昭，不是鸡蛋，他也不是坚不可摧的石头。

17

我回到书房，看见宋木还在那里认真地写作业复习，察觉到我回来了，宋木抬起头来冲着我一笑：「干什么去了？去那么久。」

望着宋木温柔的出水的眼眸，有种想把它挖掉泡在福尔马林里永远珍藏的冲动，阿木啊阿木，为什么你是个活物呢？又为什么偏偏是个人呢？如果你是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件，我就不会如此烦恼了。

我的手心又开始发烫，感觉眼睛也有在充血，我慌忙低下头，防止宋木发现我有任何不对。不行，我必须要忍住，要获得双倍的快乐，我就得忍。

我对宋木摇摇头，走到自己的书桌前坐下，想了想还是打算试探一下宋木现在的态度。

我抽出一张 A4 纸开始写：「阿木，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我们俩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一起继续生活，你会怎么办？」

看着这一段话，我莫名的烦躁，然后毫不犹豫地把它折起扔进了垃圾桶，又抽出一张纸下笔：「阿木，你有没有想过要去哪

里上大学？」

写好我递给了宋木，宋木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看到纸上有字，莞尔一笑。

他接过去刷刷地写着，然后递给我，还给了我一个 wink。

他写道：「没有太想去的地方，在哪里上大学对我来说都可以，只要昭昭在我身边，对我来说哪里都一样。」

「你就没有想过我俩以后可能会不在一个城市上学吗？」

「昭昭，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宋木把纸递给我的时候那眼神仿佛在飞刀。

我努力忽视，继续写。

「我就是假设，生活总是这样，惊喜和意外哪个先来谁也不知道，生活也不会按照我们自己最美好的愿景去实现，万一我们两个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一起，你能想象吗？」

写完我呼了口气，平复了一下递给宋木。

这一次宋木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似有察觉，回过头看我，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只不听话的猫崽，思索一会如何惩罚它让它乖乖听话。

我立马明白了宋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略微失望但也对他的惩罚充满期待。

阿木该如何处置「不听话」「很叛逆」「随时可以逃走」的我呢？

等我回过神来，宋木已经写好了回复：「生活有惊喜我会接纳，没有惊喜我会创造，意外随时预防，即使出现我也会完美处理。至于我们俩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在一起，你想都不要想，昭昭。」

「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我们俩是分不开的，你也别想着会离我很远，不！可！能！」

我已经在纸上看到了他愤怒的情绪，也感受到了他炽烈浓厚的感情，真好啊阿木，我们是同类，真好啊。

我没有再给宋木递纸条，而是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到了睡觉的时候，我又喝了宋木给我温的牛奶，这次我留了个心眼，提早服下了抗药的东西，我不想在我自己人事不知的时候近距离地感受我的阿木，我要保持清醒。

看我的阿木如何为我疯狂。

我逐渐放稳呼吸，给宋木一个我已经睡着了的假象，宋木果然靠近了许多。

他在我耳边低低说道：「昭昭，睡了吗？」

我没有理会他，继续假装熟睡，宋木开始了他的巡查，先是眼睑，然后鼻子，最后溜进了我的嘴里。

手上的动作不停，一直捏我腰间的软肉

我忍！

直到感觉有些许疼痛，我忍不住皱了皱眉，宋木就停下了动作，他亲了亲我的额头，才打开门走了出去。

去吧，阿木，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呢。

18

等宋木悄悄给我关上门，我就立马起来听他在客厅的动静。

爸和陈姨都睡了，宋木的每一个动作发出的声响在寂静的黑夜都格外明显。

他打开了冰箱。

他拿了最喜欢的冰镇可乐。

「咕咚」「咕咚他在喝。

我也咽了咽口水，不知道现在喝可乐的他会不会像亲吻我一样性感。那喉结会不会随吞咽的动作来回滑动，飞舞出完美诱人的弧度。

他去了浴室洗漱。

他回房间了。

我悄悄看了眼手机，10:40，很好，11点我就可以打开属于我的礼物了。

这个礼物保存了十年，今天，我就要打开它了，这个时间太久了，我等不及了。

我打开房间的灯，找出我最满意的一件睡裙，在镜子前面换好，看着镜子中的妙龄女子，我笑了。

她也笑了，不是平时那些或乖巧或天真的笑容，那是独属于疯子的癫狂笑容，带着几分势在必得的骄傲，也有终于解放的不甘。

她对着镜子外面的自己勾了勾手指，等一靠近，就奖励了自己一个飞吻。

11点了，药效开始了。

阿木，不同于你的临时决定，我为你准备的这份大礼，已经准备了十年了。

今天的你，不会醒来。

我打开他的房门，毫不犹豫地打开了灯，昏迷的宋木动了动眼珠，但是没有醒来。

这场游戏，还是看得清楚比较好玩。

我把手机放在了桌子上，对着我和宋木打开了录像，开始记录我和宋木的美好时光。

做好这一切，我慢慢走近了宋木，即使平时我们都会黏在一起，几乎时时刻刻都在一块儿。

可是，此时此地，我还是激动不已。

这张脸，我永远看不够，现在，我终于可以肆无忌惮的抚摸他了。

带着人性的疯狂，带着原始的欲望。

我用嘴唇在他额头印了一个记号，接着在他眼睛周围打转，伸出舌尖舔了舔他的睫毛，看着他的睫毛变得湿漉漉的，我的手心开始发热。

好想，好想挖下来.....

我闭上眼冷静了一下，然后把他的睡衣撩到了胸上边。

这几年练搏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宋木有了让女孩儿们爱不释手的腹肌和薄薄的胸肌，我用手描摹这些肌肉的纹理，因为它们主人处于放松的状态，所以它们没有显得很有攻击性，反而分外可爱。

我爬上宋木的床，坐在宋木的大腿上。因为突然的重量，宋木皱了下眉头，而后又放松了。

哦，我可怜的宋木，第一次就对你用药过猛，下次昭昭姐姐会注意的。

我双手捏上宋木的腰间，就好像刚才宋木对我一样，可惜，他没有软肉。

我一遍一遍地抚摸我身下这具出现在我梦里，我画里无数次的躯体，我珍惜它，也想毁灭它。

而它蕴藏保护的灵魂，我想独占，我想控制，我想贴上只属于我的标签。

虽然宋木对我的表现还算满意，可我要的远不止这些。

人，都是善变的。即使我的宋木很乖，可他只有在我完全的掌控之下，他才是属于我的。

我把手慢慢伸向宋木的脖子，缓缓收紧，看着宋木慢慢变得呼吸困难，我看不见我的表情，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幸福的。

宋木脸色发红的一瞬间，我松开了手，笑了笑。

阿木，我还是不能杀了你。

我俯下身，开始与沉睡中的宋木做起了游戏。

我好像是一个农夫，在检查自己春天种下的萝卜长势好不好。

我又欣赏了一会儿，才开始给宋木收拾衣服，避免他看出什么端倪。我结束了录像，然后去我房间拿了一个吸入器，放进了宋木鼻孔，确定了他吸入药物，我就赶紧关上灯，静静关上门溜了。

如果不给宋木吸入这个药物，估计他明天下午都醒不过来。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打开刚才录的视频，然后一遍又一遍循环播放。

我的阿木，真好吃。

19

欣赏完这一段让我热血沸腾的视频，我就把它放进了电脑，加锁，然后把手机视频删除。

犯罪证据留不得啊。

我躺在床上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激动过后慢慢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洗漱完宋木还没有起床，药效还没有过去？不应该啊。

我敲了敲宋木的门，他没有回应，正当我要转动门把手进去的时候，他突然把门打开了。

看见是我，挑了挑眉，「昭昭，又见面了。」

又？

我不解地看着他，他笑了笑，「我梦见了你一个晚上，刚醒就看见了真的昭昭，可不是又见面了吗？」

「那你梦见我什么了？」

「这个就是秘密了，小昭昭。」

我对他的幼稚翻了个白眼，正转身要走的时候，看见他手上拿了个什么东西。

没想到他主动跟我解释，但是眼睛却直直地看着我，仿佛要不放过我脸上的任何表情，

「不小心把内裤弄湿了。」

我懵了，然后脸迅速地红了，瞪了他一眼就气鼓鼓地收拾书包去上课，然后特别响地关上门走了。

认真地扮演一个被调戏的少女。

阿木对我在进行下一步的试探了，我得好好的表现啊。

等早读结束，宋木才慢悠悠地踩着第一节课的上课铃进来，在他坐下的一瞬间，我立马挪了挪凳子，离他远点，并把头扭了过去。

我听见宋木「呵呵」一笑，下一秒我的凳子就被他用腿勾走了，连着我一起。

「不乖咯，昭昭。」说完还摸了摸我的头。

我正要对他进行人道主义的关怀，就看见班主任领着一个小女孩进来。

「好啦，大家静一静，今天我们班有一个转学生，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欢迎！」

班主任说完带头鼓掌，班里的男生很激动，因为这位女生长得确实不错。

她抬起头，眼睛好像在看每一个人，又好像谁都没看，「大家好，我叫安然，请大家多多指教。」

言简意赅。

这段插曲过去，安然被安排在了宋木的后座，她一坐下，就对宋木说：「今天谢谢了。」

宋木没有回头，「没事。」

我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忍着没有问宋木，因为我记得，我还在生气呢！

纯洁天真烂漫的女高中生，真的是无语。

下了课，宋木出去了，也没跟我说一声，我更生气了！

张雯看我闷闷不乐，过来找我，「怎么了？昭昭。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

我打了她一下，她叫着「痛痛痛」跑开了，一会儿又神神秘秘的走来了。

「昭昭，快来。我给你看个好玩的。」

我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她拉到走廊上往下看，看见宋木和安然一起走，两个人有说有笑。

「昭昭，你弟不简单啊，这么快就下手了。我一直以为他对女生不感兴趣呢，原来是好高冷御姐这一口啊。啧啧啧，不错不错。」

我无视张雯的调侃，眯着眼睛看着他们两个。

他们，认识？今天早晨？

不对。

那是什么时候？

我压下心底的疑惑，决定和宋木「和好」了以后问问他。

宋木上了楼，看见我在走廊栏杆趴着，他也过来与我一起趴在栏杆上，「看风景呢。」

我哼了一声转过头去，「好了，别生气了，给你带你最爱吃的零食了，乖。」

我邪着眼看了看他，猛地把零食夺过来。

「哼，下不为例！」

「知道啦知道啦！」宋木想摸摸我的头，被我发现躲过，拿着零食去找张雯去吃了。

中午吃完饭，我拉着宋木去天台消食，打算问一问那个安然。

宋木正打算躺在一个太阳晒不到的角落，享受惬意的饭后时光，被我阻止了。

「你和安然，认识？」

宋木挑挑眉，捏了捏我的脸：「昭昭很聪明嘛，这都看出来。」

我打掉他的手，命令他赶快说。

宋木还是躺了下来，也把我拉下来躺在他身边，然后慢慢跟我讲他的故事。

「安然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在认识你之前，也就是来到你家之前。那时候我和我妈过得很不好，她要工作养活我，可是又不能带着我去上班，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也不放心。就拜托附近的一个福利院白天帮忙照顾我，福利院长非常热心，白天就让我跟福利院的孩子一起玩。」

宋木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我扭头看了看他，他又接着说：「我和安然就是在那个福利院认识的，我认识她的那天，她很不好，福利院的孩子没一个和她玩，都说她是疯子。我没有在意，就试着靠近她，她一个人发呆的时候总是嘟囔着姐姐没有不要我，她还会来接我的。我经常找她说话，虽然她不怎么理我，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清醒了，再没有说过那句话。变得和普通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但是，我知道，她只是把那句话深深埋在了心底。」

「再后来，我就认识了你，和她说了再见，没有想到现在又遇见了。今天早晨她来学校，没有门卡，是我带她进来的，然后就知道了对方。」

我听完宋木的话，心里那点焦躁就消失了。我的阿木，还是很乖的。

宋木说完就睡着了，我也闭上了眼，静静享受微风拂面。

20

我正走在一条街上，街上来来往往的很多人，有卖气球的，有卖零食的，熙熙攘攘，很热闹。

我看着周围的建筑，很熟悉，好像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前方，我看见了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卷发，长得很漂亮，她拉着一个小女孩儿，温柔地笑着，买了一个气球给她。

小女孩儿很开心，对着妈妈甜甜地笑了。

我跟着她们，泪水流了出来，妈妈。

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一辆汽车直直的撞向那对母女，我哭喊着，然后什么都改变不了。

她死死地保护着她的女儿，让自己去承受所有的伤害。

血，满地都是血。

我颤抖地跪下，捂着脸，不想再去看眼前的一切。

等我冷静下来，周遭的一切都静止了，没有声音，只有定格的画面。

我站起来慢慢走到妈妈身边，即使献血模糊了她的脸，我依然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妈妈死死把我护在了身下，可惜冲击的力量过于强大，我还是留下了后遗症，终生不能说话。

我看向车里的人，他也满头是血，撞了我和妈妈没有刹车就撞上了墙，当场毙命。

突然，我注意到了车内还有一个人，副驾驶还有一个小女孩！

她那个样子，是.....

我猛吸了一口气醒了过来，发现浑身都是汗水，湿透了，每次梦见那一天都是这样。

我起身去洗澡，边洗边回忆这次梦里的不同。为何会突然多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当年那场事故除了我，没有听说还有其他孩子受伤。

看来果然是个梦啊。洗完澡喝了杯水冷静一下，重新进入梦乡。

每天都要经过的上学路，今天遇见了安然，她不咸不淡的打过招呼，就不说话了，默默地走在我和宋木的前侧。

她的头发有些长了，走路的幅度会带起发丝飞舞，这个角度.....
梦里的女孩.....

电光石火之间，我愣住了，当年的那个人，好像也姓安！

我立马往回跑，宋木在后边说了什么我不在意了，我想弄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发疯了冲回家，以至于当时的我没有注意停在楼下的那辆我避之不及的车。

我爬到楼上，猛地打开门，就看见两个陌生的男人和我爸陈姨坐在客厅里。

不，其中一个不陌生，那是宋木的爸爸。

「昭昭，你不是去上课了吗？怎么回来了？」我爸站起来，想把我往书房领。

宋木！不行！不能让他们见面！

我冲到门口想把门关上，却已经来不及了，宋木进来了，也看到了一切。

我的脑子卡了，只能愣愣地看着宋木走到那个男人身边。

「宋木？」那个男人没有站起来，没有丝毫父子相见的激动和快乐，也对，他对于宋木只有利用，没有亲情。

「阿木，你先回房间，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你带着昭昭回房间，听话。」陈姨的眼眶红了，可是她还是努力控制情绪，挡在我们前面。

我走到陈姨身边，拉住她的手，冰凉一片。

「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宋木很冷静，他死死盯着那个他应该叫父亲的男人，眼神冷漠，好像在看一个死物。

宋父挑了挑眉，「我是你的父亲。」

「对我来说，我没有父亲。请你出去。」

宋父深深看了宋木一眼，然后看向陈姨，「我该说的都说了，你好自为之。」说完就走了。

等他走后，陈姨突然软了身子，瘫坐在椅子上。我爸走过来，示意我领着宋木进房。

我走向宋木，拉着他进了我的卧室，关上门，然后拉上窗帘。

宋木走过来，从身后抱着我，闻着我的脖子，声音闷闷的。

「昭昭。」

我反手摸了摸他的头发，看着窗帘缝隙外的世界。

起风了。

21

我感受着宋木在我耳边的呼吸，能感觉到他从心底深处弥漫上来的难过与无力，我转过身，回抱住宋木。

搂着他的腰身，把头埋进他的胸口，听着那与往日不同有些沉闷的心跳。

「昭昭，你会离开我吗？」尽管宋木极力掩藏自己的情绪，努力保持声线的平稳，可是我还是感觉到了他的颤抖。

我摇摇头，然后抬起头来，踮起脚尖亲了亲他的下巴，无声的安慰他。

他把我搂得更紧了些，「昭昭，你不要离开我，要一直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你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

我轻拍他的后背，也搂着他更紧了些。

把时间定格在这一刻也不错，纵使窗外风声骤起，屋内的我们都是相互依靠，不分彼此。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宋木的呼吸渐渐平稳，然后离开他的怀抱。

[我们出去看看我爸和陈姨吧。]

宋木又抱了抱我，亲了亲我的额头，「好。」

我爸在厨房抽烟，陈姨不在，可能回房间休息了。

我给他倒了杯水，递给了他，宋木就默默坐在了沙发上。

「没事的，昭昭，阿木，你们安心学习就好，我和你陈姨我们会处理好的。」他扯了扯嘴角，没有笑出来，然后作罢。

这时陈姨从卧室走了出来，脸色有些憔悴，她挨着宋木坐了下来，拍了拍宋木的肩膀。

「阿木，妈妈以前带着你很不好过，为了挣钱，为了养活我们两个，我什么都做，那时候很辛苦是没错，但是我从来没觉得委屈过。因为看见你，妈妈就觉得都值得。」

陈姨说着说着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可是，他怎么能？！他怎么能这么做？他要跟我抢你，他这是要我的命啊。」

宋木把陈姨揽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她的背，「我哪里都不会去的，妈，我从来都没有父亲，只有母亲。」

陈姨听了，红着眼眶连忙点头。

「他威胁你们什么？」

宋父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物，陈姨这个反应，看来他的动作不小。

我爸愣了愣，走到陈姨身边坐下，和她对视一眼，陈姨摇摇头。

「你们不用自己扛，我和姐姐都长大了，一些事情我们应该知道。」宋木拉着我坐在了桌子对面，期待着他们能给出答案。

我爸想了想还是说了：「他想把宋木作为他的接班人培养，条件是我们和宋木永不相见。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和你妈妈都要失去工作。」

还有，如果宋木走了，他会想办法治好昭昭的哑疾。」

宋木听到这里，抓着我的手突然一紧，侧过身看着我，哦不，看着我的嘴巴和脖颈。

眼底墨色沉积，不知道在想什么。

22

看着宋木的眼神，我心底慌了一瞬，他在想什么？

宋木的眼神没有在我身上过多的停留，就继续安抚陈姨，给她儿子长大为人的依靠。

我爸沉默了，面对这样的情况，他还是慌了，还是拿不定主意，和上一次一样。

心里没有多少失望，就是对他表现出来的态度有一种「果然如此」的心情。

他十年前的犹豫让我失去了妈妈，十年后的犹豫还会失去什么？

我低下头，掩去眼底不该出现的讥讽。

陈姨冷静了下来，说：「他即使有再大的权势，我不信他还能断了我们的活路，就是去捡垃圾，我也不会把阿木让给他！」

「至于昭昭的哑疾，以后会想到办法的。」陈姨握住我的手，拍了拍，「昭昭，以前我和你爸也打听了不少人，但都不怎么靠谱，以后一定会找到最好的医生来治你的病。」

我依然低着头，没有迎接陈姨的目光，在她说完，轻轻点了点头。

「你们还是好好学习，不要管这件事了，我们会处理好的，别担心了。」我爸抽完最后一根烟，扶着陈姨起来，催我们去学习。

宋木拉着我站起来，牵着我往书房走，门一关上，宋木就把我抵在门上，把头埋进我的脖颈。他闷闷的声音从下方传来：

「昭昭，你想开口说话吗？」

我摸着 he 发丝的手停了下来，把他的头抬起来，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不允许。如果我的声音是用失去你换来的，我一点都不愿意。」

我望向他的眼底深处，向他迫切的表达我的意思。

我的阿木可不能跑掉，那样，我会疯的。逃跑的猎物，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可原谅。

宋木笑着摇了摇头，抬起手玩弄我的头发，「我从来都是听昭昭的话的，这次也一样，可是啊，我好想听你讲话啊，昭昭.....」

他叹息着重新抱住我，我也回抱住他。

这种感觉太难受了，没有强大的力量保护自己，更别谈保护我的所有物了，只能受人威胁。

我要变强。

我产生了这个想法，当然，这时的我并不知道宋木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并且付出了我永远想象不到的代价。

我拍拍宋木让他松开我，一起去学习。

虽然我们现在上的是高二，但是高中基本的课程我都学会了，可能这也是老天补偿我的吧，让我变得很适合学习。

从今天开始，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得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了。

我打开某宝的页面，开始买我需要的东西。而背对着我的宋木，不知道在沉思什么。

我照例还是喝了宋木给我准备的牛奶，今天似乎加大了药量，即使我努力保持清醒，感觉还是晕晕乎乎的。

宋木要干什么？

大概过了 10 分钟，宋木果然来了，不同于往日，我感觉到他身上有些许的水汽，去洗澡了？

我听见他把衣服脱下来，然后靠近了我，贴着我的耳朵开始摩挲。

一会儿吸吸我的耳垂，一会亲亲我的脖子，「昭昭，我要做些过分的事情了，你是我的，我要，让你快乐。」

他话说完，就开始脱我的衣服，我努力按捺住自己的身体，不让它表现出一丝兴奋的战栗。

我，要被占有了吗？

宋木轻轻把我宽松地睡衣脱掉。

我感觉他的呼吸突然变重了，好像一只狼终于抓住了自己心仪的猎物。兴奋和紧张汇合在一起，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就只能僵硬不动。

他像一个酋长，视察着属于自己的领地，对于好奇的事物进行细致的研究。

他又像一个孩童，发现了世界上最新奇的玩具一般，不断变换方法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他终于停下了动作，查看我的表情，我只能放松，装作熟睡的样子。

我此时已经筋疲力尽，宋木也大发善心帮我穿好衣服，贴着我的耳边说：「昭昭，不要急，迟早我会把你吃的一干二净。」

我在心里点点头，我的阿木，依然那么可爱。

23

这一夜过后，宋木消失了。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的腿有些酸软，可是心，却是炸裂般的满足，我想，今天晚上，我又可以画画了。

我吃着早餐，然后一边等宋木，过了我们该出发的点，他还是没有出门。

我起身敲了敲他的门，没有回应。我的心一沉，猛地打开房门，宋木不在。被子叠得好好的，整齐的像没有睡过人一样。

我拿起书包疯狂地向学校跑去，我要最后确认一下。

宋木，你最好不要惹我生气。

我喘着粗气跑到学校，不在。

「问」杨冲，不知道。

找遍了学校所有他可能出现的地方，没有。

「问」遍了所有可能他见过的人，还是没有。

直到张雯拉着我去天台，看到了安然，我才渐渐冷静了下来。

她刚出现在我的生活，宋木就消失了。

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但愿不是我想多了。

安然走了过来，挑了挑眉，对张雯说：「我和她有些事要谈，而你，不方便在场。」

我拦住要暴走的张雯，示意她先下楼等我，张雯不服气，只好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安然，向她挥了挥拳头，就走了。

等到张雯消失在楼梯口，我猛地冲向安然，用手肘压着她的脖子把她撞向天台的围墙。

安然是个疯子。

我的手肘不断加力，她却还笑的出声。

我迅速用另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她竟然笑出了眼泪。

直到我掐得她只能「嗬嗬」的出气时，她才停了下来，然后举手投降。

我松开她，活动了一下手腕，太久没打人，速度有些慢了。

安然擦掉笑出的眼泪，然后斜靠在围墙上看着我说：「你知道我高兴什么吗？昭昭。因为啊，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我？没变？我和她没有见过。

安然没管我的疑惑，自顾自说了下去：「这是你第二次揍我了。不过，这一次的你，太稚嫩了，力量和速度都太差了。还是得多多练习才行，这样，你才能抓得住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更加确定了，她就是个疯子。

安然突然靠近我，望向我的眼底深处：「昭昭，本来你揍我应该是在 5 年后的，可是，我等不及了，我把这个时间提前了，所以。」

她眯了眯眼睛，然后像狐狸一样笑了起来：「所以，你找不到宋木了呀！」

说完就像条蛇一样，灵活地离开我很远，以至于我第一时间没有抓到她。

现在我确定了，宋木的消失，她就是罪魁祸首。

我红了眼，只想抓了她泄愤。

可是她太灵活了，我学的搏击技巧根本无法抓住她。

几个回合下来，我的体力就有些撑不住了。

而安然，还在那「咯咯」的笑，「孟昭，虽然我是抱着你跟我一起受苦的目的才开始这件事情，但是啊，你还是得感谢我，宋木这一次走得早，当然他回来的时间也就早，你不要急嘛～」

我忍无可忍，强撑着体力的极限把她逼到墙角，用膝盖狠狠顶了一下她的肚子。

看着她因为疼痛而佝偻起身子，我嘴角扯了一下，还是没有笑出来。

她虽然疯言疯语，但是我也能猜到宋木去了哪里，不是，是更确定他去了哪里。

我站起身打算一走了之，没想到安然还是拉住了我的衣角。

「你这一次打得太疼了，孟昭。」说着吐出了一口血唾沫。

我把衣角从她手里拽出来，脏。

她依靠在墙上，口齿不清：「你猜出宋木去了哪里，可惜，你猜对了去处，却没有猜对地方，现在你是找不到他的。我建议，你还是先想办法稳住你家里那两位吧，哈哈。」

听着她不怀好意的笑，我还是没忍住，又补了一脚。

看着她彻底不省人事，我拉开门，准备下楼。

张雯捂着嘴，眼睛睁得大大的。

啧。

我还是讨厌不听话的人。

我看了一眼张雯，没有理会她的惊恐，侧过身下楼。

张雯猛地拉住我，「昭昭.....」

「你也太帅了！」

我回过身看她，她放下来捂着嘴的手，我才发现她的表情原来不是惊恐，是.....

惊讶？迷恋？崇拜？还是什么？

张雯拉住我絮絮叨叨：「昭昭，你太帅了！那个招式，嘿！哈！你以后也教教我好不好？」

「以后我们一起打坏人！」

「一起.....找宋木。」说着她就抱住了我。

「以后，你打架，我善后。」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回抱住了张雯。

一会儿，她推开我，「你先下去吧，我来打电话叫医生，你去处理你该处理的事情。」

看着黑暗里张雯那两颗闪闪发亮的眼珠，我的手心有些发热。

可惜我不想把它们珍藏，因为，宋木的最让我着迷。

我对她摆了摆手，走了。

我去了班主任办公室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一个星期，应该够了。

鉴于我平时温软老实的表现，老师并没有过问很多。

我出来办公室的时候看见张雯和几个男生一起护送安然去医务室。

她醒了。

她给我比了个中指。

呵，我眯了眯眼睛，对她幼稚的举动不以为意。

除了我的阿木，这世界的所有人对我来说都只是会动会说话的物件而已。

我回到教室收了些东西就回家了，在路上给张雯发了条信息。

昭：「一会我回到家会跟他们说我们班要封闭学习，时间一个星期，我给你信号你就给我们家的座机打电话，该怎么说自己知道吧。」

雯：「我懂的，昭昭，你就放心吧。」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搏击馆，我需要一些防身的东西，我不能倒在寻找宋木的路上。

回到家，我爸在家，没有去上班，他坐在沙发上抽烟，而他面前是一烟灰缸的烟头，看来他保持这个姿势很久了。

他看见我回来，有些惊讶：「昭昭，你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今天放学这么早吗？」说完就赶紧起来打开了窗户散房间里的烟味。

[提前回来是收拾东西，我们要封闭学习一个星期。]我表达完没有管他，就要回房。

他叫住了我：「昭昭，你一会再收拾东西，爸爸有事想跟你说。」

这时，张雯打来了电话，他去接，听了之后就放下了。

我停住脚步，按下性子坐在沙发上听他说话。

他仿佛有些难以启齿，张了张嘴还是说了出来：「爸爸一直觉得对不起你和你妈妈，当年的事情发生了，我也一直在弥补，可是伤害造成了，我也没有能力去把它恢复原样。」

忏悔？有用吗？

我压制住眼底要泛起来的讥讽。人都走了，弥补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没有任何表达，他就自顾自说了下去，「我也很喜欢宋木这个孩子，他来我们家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对他视如己出。现在，他真正的父亲来了，虽然他父亲年轻的时候有些混账，但是就他的条件来说，他对宋木的成长还是很有利的。」

我没有等他说完就猛地抬头看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望着我的目光，没有退缩：「爸爸考虑了一下，把宋木送走，是对你和宋木，对我们两个家庭都好的选择。」

「关键是，你就可以说话了。」

我看着他眼底泛起的泪光，觉得有些讽刺，他还真的是自以为是，都好？

建立在感情破裂上的选择，都好？呵。

我猛地站了起来，从上往下俯视着这个称之为父亲的男人。

或许是我从来都没有对他露出过任何带有冷漠气息的表情，他竟然一时间看呆了，直到我离开沙发。

他才反应过来，「昭昭，你始终是我的女儿，是有最亲血缘关系的亲女儿，不管你怎么看待我，爸爸永远都是爱你的。」

我不需要。

十年前就不需要了。

（与此同时——）

宋木看着屏幕上发生的一切，面无表情，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旁边的那个也称之为父亲的男人看着他的反应有些不满意，「宋木，你看，这就是人性，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牺牲掉其他人的。」

宋木连眉头也没皱一下，男人咂咂嘴，有些败兴：「不过，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聪明的，你突然消失，她没有慌，会给你消失找理由，还自导自演，挺有意思。」

终于，宋木抬起了头直视他的双眼，眼神平静无波，好像在看他，又好像没有。

「好了，今天的戏就到此为止，拉下去吧。」男人拍拍手。

就冲出来两个人把宋木架了出去，宋父看着他出去，又把眼神回到了大屏幕上，看着眼前这个淡定收拾衣服的小女孩，他舔了舔嘴唇，有意思。

而被扔进另一个房间的宋木，紧紧握住了拳头，力道之大，竟看见有血从拳头缝里流了出来。

宋木闭了闭眼睛，昭昭.....

25

我收拾好必要的东西就出门了，摸着兜里的 u 盘，我坐上了离开家的公交车。

目的地，郊区网吧。

安然说，我找不到他们，她说的对，我当然找不到他们，即使我拼尽全力，我也只有一个人的力量而已。

可惜，她料错了，一开始我就没打算自己主动去找，我的计划是让他来找我。

好的陷阱，都是以自己为诱饵的。

我从小陪宋木长大，按照他的习惯，他应该早就把我调查个底朝天了。至于调查到何种程度，那就是他的本事了。

下了车，我就近去了一个黑网吧，打开电脑开始布置一切。

「惊！某著名上市公司高管年轻时竟这样？！」

我把宋父年轻时对陈姨和宋木的所作所为添油加醋的都放进他公司官微最新内容的评论里，声情并茂，闻者无不扼腕叹息伤心流泪。

然后花了我所有的钱雇水军把这条评论顶到了最上面。

只靠这些当然打不垮宋父，然而，这只是前戏而已。

接着我换了 id，开始着手另一件大事，对宋父观察那么多年，我很明白他的痛点在哪里。

宋父靠着现在的妻子才有了现在的成就，互看两厌却不能分离。

利益啊，是最坚固的关系。

而我要做的，就是打碎这个关系。

「某公司高管竟靠着这个成为千万身家！」

我在文中写了 he 为了名利迎娶现在的妻子，时间久了不满足，就想尽快升到很高的位置，于是把主意打到了自己岳父的头上，在自己岳父住院的时候换了药剂，一命呜呼。从此坐上了岳父的位置，一升再升。

我没有证据，我只是听说，然后添油加醋告诉了很多人已。

发了这篇文章，就艾特总官微，艾特其他分公司的官微，用水军把这篇文章的热度加大。

接下来，我就静等他来「接」我就可以了。

阿木，这样一来，你的名声也会跟着一起毁了，不过没关系，你有我一个就够了，不需要其他人。

看着热度慢慢增加，我开始静静等待。

2 个小时后，评论被删，3 个小时后，文章被删。

换个 ID 换个人再发。

又删，还发。

几个回合下来，对方没动静了，我知道，他们准备要来了。

毕竟，我给了他们肉眼可见的漏洞，不来教训我实在说不过去不是吗。

等看完一部丧尸电影，我就站起身去洗手间，得给他们最好的抓走我的机会啊。

果不其然，我刚出来，就被迷晕了。

嘖，速度挺快。

在车上，迷迷糊糊地醒了，还没到，那就只好闭上了双眼休息。

直到我被扔进宋父的办公室，我才悠悠转「醒」。

「小姑娘，你很有意思。」宋父斜靠在沙发上，一副书中描写的斯文败类模样。

他上下打量我，轻笑了一下。

「你能搞出不小的动静，很不错。不过呢，以后还是不要造谣了，我会生气的，嗯？我一生气，就不知道会是谁倒霉了。」

他站了起来，俯视我，好像在看一只自不量力的蝼蚁：「说吧，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拿了张纸开始写：宋木。

他嗤笑了一声：「宋木啊，他在玩游戏呢。」说完就突然像我靠近，：「你知不知道，是宋木主动来找我的，他说他受够了在你们那个家的日子，受够了每天和你呆在一起。他还责怪你爸拦着我，说是在耽误他的前程。」

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相信，可是，我知道，宋木是主动来找他的没错。

说完他就打开了面前的大屏幕。

阿木.....

宋木正在被一群人围殴，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任何一块能看到了，青一块紫一块而并不白皙的身体上，也青青紫紫，带给视觉极大的冲击。

我咬紧了牙冠，努力控制住身体的战栗，阿木，我生气了，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你没有保护好自己，你被人留下了痕迹，我很不高兴，你要接受惩罚。

但是见到这样破碎的你，好迷人啊，好想，好想再把你弄的更破碎一些。你是我的，只有我能玩弄你。

「我进去，以陪练的身份。」

宋父挑了挑眉，睨着眼睛笑了，「可以啊，我把人都叫出来。不过你不要让他认出来哦，这样，我以后可能会对他好一点。」

我点点头，换好了一模一样的陪练服。全身上下只有眼睛露出来。

「要让我看得有意思一些。」

我脚步一顿，但是没有回头。

打开门，我见到了宋木，看着眼前这个不听话到处乱跑的宠物。

我朝他跑了过去。

然后给了他一拳。

宋木已经被打得激出了兽性，他的反应没有一点招式技巧可言，完全是凭借本能在反抗，犀利狠毒不留退步。

可是他的体力跟不上了，几个回合下来，他被我一个回旋踢放倒了，躺在地上神智不清。

等到呼出那一口闷气，我才蹲下身子好好去看他。

突然他睁开了双眼，鹰一样的看向我，跃起身来卡着我的脖子把我抵上了墙。

好疼.....

我被掐得流出了泪水，眼前忽明忽暗，我迅速用手拍打他的胳膊，放出示弱的信号。

他不为所动。

直到我好像要死去的前一秒，他才把我放了下来。

我瘫坐在地上，努力大口呼吸着空气，宋木慢慢靠近我，蹲下来，声音嘶哑：「回去吧，昭昭。」

我心里一沉，他知道是我，那刚才？

我瞪大双眼望着他，对他说的话不可置信。

他眼神冷漠，看我的时候，眼底没有一丝波澜，好像一潭死水：「不打招呼就离开是我的错，你也出气了，回家吧。跟我妈说，我是自愿来的，不为了谁，就是为了我自己。」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直到他打开门，我才反应过来，冲了过去，爬到他背上，一个反剪把他压在地上，我使劲掐着他的下巴，让他与我对视，不顾自己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他的脸上。

阿木，现在，我非常的生气，我想杀了你，你就不会说出这些让我火大的话了。

宋木还是那副表情，看着我的眼睛空无一物，无波无澜。

我咬紧牙关，闭了闭眼睛，然后笑了笑，慢慢擦去滴在他脸上的眼泪，和灰尘，最后温柔地替他理了理头发。

我做完了这一切，他垂下眸子不再看我，我扯了扯嘴角，猛的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

他本来就青紫的脸上又添了一块伤，但是他还是那副表情，无欲无求一般。

我突然失去了所有的兴味，从他身上爬了起来，拉开门就走了出去。

我走到宋父办公室，他正在拍手，「太精彩了！孟昭。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我没有看他，拿了东西就要走，他就拦住了我的去路。

「不如，你也留下吧。」看着他眼里藏都不藏的欲望，我吊着眼角看着他，然后踢上了他的下三路。

不过没有成功，被他躲了过去，趁着他躲避的功夫，我开门走了。

26

出了这栋楼，我才发现这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望着眼前一片荒凉，我自嘲地笑了笑。

孟昭啊孟昭，你可真够失败的，自己的东西都看管不了，被别人拿去了，还是人家主动走的，你这些年做的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听话的玩意儿，不想要了。

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了，别说打车，坐公交都不够。我顺着手机上的导航，一步一步地走着，没有回头。

直到我走的小腿酸痛，直到我走的月亮升起，我还是没有走到市区，只走到了城与乡结合的地方。

走到了最适合犯罪的地方。

我需要发泄。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寻找着我的猎物。

这时，天儿下起了小雨，我没有如其他路人般快步赶路，我停下了，躲在一个屋角，瑟瑟的，看起来柔若无骨很好欺负。

雨，下的更大了。真好，可以抹去一切痕迹。

直到我等的有些不耐烦，猎物终于出现了，他很瘦，眼睛泛着精光，看似不经意的跟我一起躲在了屋檐下，只是为了这场雨。

他有意无意地像我靠近，直到我「紧张」的缩了一下，急忙说：「对不起，姑娘，雨下得太大了，没看清。」

我看着他好像诚心诚意道歉的样子，点了点头，向他摆了摆手。

「姑娘，你家也是这儿的吧？」他努力和善地笑着，可是眼底那股恶心的欲望快要满溢而出。

继续，这样我才能更理所当然。

我摇了摇头，指着自己的嘴巴摆了摆手，表示自己不能说话，对他抱歉地笑了笑。

当我做完这一切，他眼底的贪欲再也收不住了，他看了看现在已经无人的街道，对面小店因为大雨可能也看不清现在发生了什么。

终于，他伸出了那充满罪恶的手，一把拉住我的手腕，我「受惊」地想抽回自己的手，可是怎么也做不到。只能哭着对他摇

头，他笑得很恶心，「小姑娘，一会我俩做点大人们做的事情，你会很快乐的。哈哈哈哈！」

太瘦了，他没有很大的力量，也可能是因为亏空了自己的身体。

我「无法反抗」的被他带到了一个无人的角落，被他死死压制，无法动弹，他是个老手了，我看了一下，这周围没有任何监控。

很好，惯犯就是适合下手。

我忍着 he 抓着我的手的恶心，看着他猴急猴急得想要脱掉自己的裤子，我扯了扯嘴角，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我直接一个上钩，使出全部的力气打向他的喉咙。

别呼救，咱俩谁也不要呼救。

看着他抱着脖子痛苦的缩在地上，浑浊的泥水裹了他一身，我心里那股烦躁劲儿才平复了一点。

我拽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甩向了墙壁，控住了力道，不至于一下子就去投胎了。

他疼的「嗬嗬」的直喘气，反应过来手脚并用地爬到我脚边，拉着我的裤子求饶。

我撇了撇嘴，用脚捻了捻他的手指，太脏了，需要洗洗。

我没有管漫天大雨的冲刷，没有管道德伦理的后果，现在，我想杀了他。

这个念头一起来，我就无比的兴奋，血，可以看到好多血，我没有管兴奋到颤抖的双手，只死死地盯着面前这个待我宰割的废物。

我拿起地上一块有棱有角长石子，向他走过去，不用纠结工具，好用就行。

就在我要向他的脖子划去的时候，有只手突然阻止了我，我立马警惕的往后退了一步。

安然。

「这次，别再做傻事了。你会后悔的。」

27

我平静地看着安然，然后一个手刀劈晕了还在哭嚎的男人。

我没有注意的是，在安然的眼睛里，我周围的气息都是死寂，好像即将要堕入黑暗的深渊，又好像是刚从深渊底部爬上来，眼睛黑的没有一丝光亮，仿佛人世间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她抿了抿嘴角，走上前把伞分给我一半，拨开因为打斗而凌乱的头发，「我不能多说，可是，你不能杀了他。如果你杀了他，你和宋木将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能在一起。」

这是什么意思？

大雨，监控死角，他作恶多端。

他该死。

我垂下眼睑，看着瘫在地上的男人，又升起了送他下地狱的念头。

「啪！」

安然打了我的脸，猝不及防。

我舔了舔嘴角，有血腥味，吐了一口唾沫，眯起眼睛看着这个暴走的女人。

「你清醒一点，虽然我很讨厌你，但是我不想看着你进去，因为，她会很累的，所以，你给我好好的。」

「你设想的条件太简单，你受了刺激，我可以理解，现在，跟我回去。」

安然说完就转身离去，在拐角处停了下来。

她在等着我的选择。

我抬起头，再次感受雨水淋在我身上的感觉，阿木，我好像不能杀了他，杀了他就不能见你了。

我把你杀掉，再把你做成标本好不好？你不喜欢标本，泡在福尔马林里也不错。

我努力忍住心里横冲直撞的烦躁，慢慢低下头，右脚使劲踩上瘫在泥水里的男人——下三路。

看着他在昏迷中还在不断抽搐的身体，我的烦躁才被微微抹平。

看着拐角处那顶红伞，我放下了手中的石子。

安然静静的打着那把伞，我走到伞下，示意她可以走了。

她突然笑了起来，「那天也是那么大的雨，我看着她头也不回的走了，我们俩，也算是同病相怜。」

我「啧」了一声，对她的言语表示不屑，她是个失败者，我不是，谁跟她同病相怜，自作多情。

安然好像对与我的反应很不满意，因为她不给我打伞了。

我瞥了她一眼，对她的讽刺明晃晃的摆在脸上，然后就越过她走了。

她在我身后咆哮：「姓孟的，你就是个白眼狼！」

狼，有血性，我喜欢。

「不跟我道歉，你就走回家吧！走到明天天亮！」

我脚步一顿，停了下来，掏了掏耳朵，又走了起来。

「你就是个疯子！」

最后，她求着我跟她一起坐出租车。

看着她在车上随时都会被气过去的的模样，我觉得有些无聊，心理素质不太行。

看着越来越熟悉的建筑，我闭了闭眼，还是得回家，瞒着不是长久之计，早说晚说都一样，还不如早死早超生。

到了小区，安然表示可以陪我，我鄙视的看着她，她当场摔车门而去。

果然，心理素质不太行。

我一步一步地踏上阶梯，走到家门口，门开着。

走了进去，就看见沉默不语的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着无聊的电视节目。

对于我的突然出现，他们还愣愣的，然后都慌忙过来看我。

陈姨摸着我的手：「怎么这么凉？头发也不干，你淋雨了？」

我点点头，我爸赶紧去拿毛巾，陈姨拉着我去换衣服。

看着慌忙给我找衣服的陈姨，我拦着她，抱了抱。

「阿木，走了，他说，这是他的选择。」

陈姨僵住了身子，然后瘫坐在床上开始默默落泪。

我陪着她坐了下来，默默地拍着她的背，然后看见我爸愣在门口，手里拿着毛巾。

阿木，你真的太任性了。

28

我爸把毛巾拿给我，我一边擦着头发一边往自己房间里走，路过宋木房间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打开他的房间门，里边还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仿佛没有人来过，没有人住过，没有人出现过。

我垂下眸子，静静的关上门。

阿木，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因为，我会亲手把你抓回来。

打开我的卧室门，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监控摄像头扯了，还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一群蠢货。

（与此同时——）

监控器的那头，宋木正被四个身强体壮的男人压在凳子上，被迫准备和他爸爸一起欣赏昭昭的曼妙身姿。

看着昭昭进了房间，目光如炬，盯着监控器，宋木觉得她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心里。宋木死命挣扎，可是他的力量怎么能比得过四个人的力量呢，挣扎和抗议通通无效。

宋父看着宋木挣扎的青筋暴起，不由得心情大好：「没事儿，儿子，不就一个女孩儿吗？等你坐上我的位置，要多少女人都有。」说完又把贪婪的目光转向屏幕上的画面。

宋木死死地盯着他，眸子暗沉，眼神深处涌动着骇人的风暴，那是仇恨。

屏幕里，孟昭面无表情地伸出了手，扯了扯嘴角，那是无情的嘲讽，接着画面就黑了。

宋父愣了一瞬，接着拍掌叫好：「哈哈！妙啊！宋木，你的眼光真不错。」他拍了拍宋木的肩膀，「应该说，咱俩的眼光真不错，哈哈！」

宋木没有理他的话，他愣愣地盯着屏幕，好像一台生了锈的机器。

昭昭.....

我把那个摄像头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打开了衣橱门，拿出了这些年画的宋木。

摸着这一张张我的心血，我控制不住地拿起了画，亲上了画里的人。

阿木，听话的猎物从不自作主张，等我拥有了足够的能力，我会把画上的情景一个一个实现。

把画铺了一地，望着各种情景下各种表情的阿木，我才得到一点点的安慰。

把画又重新收好，我就开始学习了，不是简单的高中课程，是计算机知识，我打算做到顶尖。

循规蹈矩的生活并不适合我，也不适合我掌控阿木，我要有足够的保障和坚硬的条件才能得到我想要的。

像现在这样，无力改变事实，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抢走属于自己的东西，太难受了。

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我很弱小。

直到深夜，我爸敲响了我的房门，「昭昭，你出来一下。」

我合上书，打开门一看，他喝酒了，陈姨不在，估计休息了。

看着他红通通的眼睛，我有点烦躁，又是这样，遇见事情不会去主动解决，只会喝酒逃避现实，懦夫。

想起妈妈走后的那段日子，他也是这样，每天喝酒，不去上班，更不会好好地生活。

每天醉醺醺的，好像从此堕入了人间地狱，而且不想挣扎着爬起来。

我那么小，就学会了做饭，自己给自己梳理头发，把自己打扮地干干净净再去上学。等我完全适应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的时候，他才从地狱里爬出来，而我，已经不需要了。

他坐在沙发上，掏出了一张名片，递给我，外国医生。

我懂了。

「他走了，你就可以说话了。」他还是没有控制住，点了一支烟，「你不能发声是爸爸的遗憾，宋木不管为什么走，对于你总归是好的。」

好？

什么才叫好？

「妈妈走了这么多年，当初你那个决定，是对她好吗？」

他惊得烟掉在了地上，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你那么小，不应该……」

「我都知道。」我平静的望着他。

我爸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通红的眼睛望着我，里边盛满了恐惧、慌张、不可思议和害怕。

怕什么呢？爸爸。

29

「爸爸，有时候我也不想探索那么多，明白那么多，可是生活太不如意了，我们指望不上任何人。」

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直直的望着我爸的眼睛：[这个道理，我从小就明白了，因为我知道，我的爸爸，总是会做些自以为是的决定，觉得对大家都好。然而事实不是如此的时候，他就

会自暴自弃。我努力去掌控所有的事情，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任何退路。]

「啪！」

他打了我。

呵，一天被打两次脸，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我舔了舔被牙齿刮破的嘴角，自嘲地笑了笑，有什么用呢？

我爸震惊地望着自己的手，仿佛不敢相信刚才打我的人就是他。他的嘴一张一合，还是没有说出话来，颓废地放下手，抱着头坐在了沙发上。

过了好久，直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同我说话了，他才抹了把脸，开始说话：「昭昭，爸爸是一直爱你和你妈妈的，当初爸爸做那个决定，也是想以后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知道那样做不对，可是为了你们，我咬牙答应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失败，更没有想到，他到最后，竟然会想害死我们一家。」

他颤着手，点了一根烟。

妈妈在的时候，她经常劝他戒烟，陈姨也在劝，担心他抽多了，身体不好。而我从来劝他少抽点，他愿意，自然会戒掉，说再多，也无益。

「他走了以后，还留下一个女儿，被福利院收养了。我有时候也会去偷偷看看她，去的多了，所以才会认识你陈姨。」

「因为怕你介意，所以从来没跟你说过。我们这一代的恩恩怨怨，我不希望还牵扯到你们。」

他说完之后仿佛被抽掉了所有的力气，整个人散发着颓废无力的气息。

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混浊不堪，里边盛满了祈求和迷茫：「昭昭，爸爸一直都爱你，爸爸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可以过得很好，所以，不要因为她的走而恨我好不好？」

一滴泪从他眼角划过，「不要怨爸爸，不然我心里会比死还难受。」

望着这个我看了十几年的男人，我不甘心地闭了闭眼睛，罢了。

「我跟学校请了七天假，去找宋木，跟你们也撒了谎，是我不对。他不回来了，我也不会再去找他了。后天，告诉他们，安排手术」

我转身回了卧室，靠着门慢慢滑坐在地上，努力用手环抱住膝盖。

1、2、3、4、5.....

妈妈说过，难过的时候就一直数到100，努力想着自己数的数字，就不会难过了。

妈妈，不久之后我就可以说话了，可是，我一点都不开心。

三天后。

手术很顺利，10 天之内不剧烈活动，不猛烈呼吸，慢慢恢复，就可以说话了。

张雯在我身边叽叽喳喳了一上午，这会儿她也走了，我闭上眼睛准备休息。

就在我快要入睡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进来了，我努力睁开眼睛，辨认是谁。

宋父。

我又闭上了双眼，当作他不在这里。

他嗤笑了一声，「小姑娘，这就是你对待恩人的态度？」

我坐了起来，蔫蔫地看着他，示意他赶快说完就滚。

他挑了挑眉，「宋木要走了，今天下午 5 点的飞机。我打算送他去美国锻炼锻炼，怎么也得个四五年吧，为了他的前程嘛！我这个做爸爸的再怎么舍不得，也得送他去啊。」

平静地望着他夸张的演技，我下了床打开门，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继续上床睡觉。

他好像对我的表现并不满意，摸了摸下巴，无语地走了。

他走吧，没关系，反正早晚都会把他锁在笼子里。

宋父打扰我这一趟，我再也睡不着了，就拿起书开始看。

「哇塞，昭昭姐，我游戏都打3局了，你这一页还没翻过去，你睁着眼睛睡着了？」

我猛的清醒，看着贱贱的杨冲，他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

看了看墙上的挂钟，4：15。

阿木，我的阿木要走了。

我猛地扯下手上的输液器，狂奔着跑出医院，不顾身后咆哮的杨冲，拦上出租车就往飞机场赶去。

没有出现电视剧中分别必堵车的情景，我顺利地进入了飞机场，可是我不知道宋木在哪里。

我看着所剩不多的时间，开始疯狂的找人，终于，我看见了我爱心的宠物。

他瘦了，瘦了好多。

我慢慢平复心情，准备向他走过去，给他做最后的告别，突然，我嗓子突然涌上来一股腥甜，我吐出了一口血。

接着，嗓子好像被针扎一样刺痛，在这股刺痛下，我感觉天旋地转，失去了意识。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感觉很不好，喉咙有一股散不去的血腥味。

是他送我回来的吗？

他是不是没有去美国？

我坐起身来看向整个病房，没有人。我拔下针管，踉踉跄跄地打开门，门外也没有熟悉的人，我苦笑了一下，正准备回去，突然看见一片熟悉的衣角。

阿木！

我努力走进他，走着走着就听见了他和杨冲的对话。

「她现在已经这样了，你还是要走吗？」

杨冲语气很不好，听着就像随时都要把对面的人打一顿一样。

我停下了脚步，默默等着一个审判。

「其实也没有特别糟糕，我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宋木！有种你再说一遍！」杨冲咬牙切齿。

「他改好了飞机票，即使今天没有飞机票了。我也会乘坐专机去美国。」

宋木说完沉默了，杨冲喘着粗气，也没有说话。

不知道过了多久，宋木接了一个电话，「好，我知道了。」

「你别告诉她她的病情，还有，别告诉她我来过。」

「你真的就这么一走了之？！她为了见你最后一面永远不能说话了！宋木！你想清楚一点！」嘭！杨冲说完给了宋木一拳。

我下意识摸了摸喉咙，是了，医生说不能剧烈运动破坏声带，我没有听话。

「她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医生会想到解决方案的。我走了，后会有期。」声线平稳，听不出一丝悲伤。

我闭了闭眼，不想再听他口中让我心烦意乱的话，转身回了病房。

打开门，里边有一位老朋友。

看着她旁若无人地吃着别人带给我的苹果，我上去就抢了过来扔进了垃圾桶。

「孟昭！你有病吧！」安然好大声。

我被震得掏了掏耳朵，然后指了指喉咙，是，我有病，我不会说话。然后躺下盖好被子不再理她。

「咳咳，我不是那个意思哈。你也别太难过了，本来你也不会说话，习惯了就好。」

这是什么狗屁安慰人的方式。

「看你没事就好，我走了。」

「孟昭，咱俩是一类人，我知道什么都打不垮你，但是，你别发疯。」

我坐了起来，平静地看着安然。

「孟昭，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要发疯。你永远不能说话，就是你的教训。」

[我发不发疯好像不关你的事。]

安然定定地看着我，挠了挠头，「啊，你在表达什么？我看不懂手语。」

我：[.....]

我下了床就把她推了出去，她还在说个不停：「我回去就学，回去就学！」

把门一关，彻底清净。

走到窗边，正好看见宋木上了那辆熟悉地不能再熟悉的车。

心脏的地方突然一阵抽痛，密密麻麻的疼痛顺着血液流到了四肢，难受的我软了身子，靠着墙缓缓走在了地上。我抬起手摸了摸胸口，真的，好疼啊。

这回，真的再见了，我的阿木。

下次见面，我会把你关起来，一步都不许离开我。

31

八年后。

「叮铃铃」

闹铃准时响起，我迷迷糊糊的关掉，然后坐了起来下了床，这时候我的视频电话准时响起，是苏林。

苏林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是我的老板。

我给他一个眼刀，他笑眯眯的不以为意，「昭昭同学，今天跟我一起出差哦。去你的家乡，兴不兴奋？」

看着他欠打的表情，我无情地挂了电话。

我的家乡，好久没回去了。

自从宋木走了，除了逢年过节，我都没有回去过。

没什么理由，只是为了挣钱。

我慢慢地刷着牙，看着镜子里不再拥有青春活力，却带了几分成熟韵味的自己，讥笑了一下。

陪苏林出差？怎么可能。

这次出差是我暗中安排的，因为我收到消息，宋木今天回国，正式成为那个公司管理层的一员。

我的阿木回来了，我怎么可能不去见他呢？

淘气的宠物回家了，做主人的就要亲手把他关起来，以免他再次逃跑。

等苏林的车到我楼下的时候，我正好涂完了口红。

「我去！孟昭！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出个差而已，穿的要跟人家相亲一样。」无视张牙舞爪的苏林，我弯腰进了车，果不其然，苏林的「监护人」也在。

点点头打了招呼，我就坐在后座开始闭目养神。

苏林的「监护人」其实是我真正的老板，靠苏林给我的那点工资，喝西北风都不够。

等苏林戴着耳机睡着了，「监护人」苏陌才开口跟我说话：

「这次去 b 市，你我心里都明白去干嘛的，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

「不会的，苏爷。」

「你有分寸就好，事情办的漂漂亮亮的，我答应你的事情自然也会做到。」

我点点头，看着继续低头处理工作的苏陌，又看了看睡觉把哈喇子都睡出来的苏林。

真不明白他俩是怎么在一起的。

望着定位图上那个不断移动的小点，我笑了笑，阿木，我来找你了，用你永远都想不到的方式。

（与此同时——）

宋木站在落地窗前，听着身边人的汇报，放在兜里的手紧了紧。

等身边的人汇报完，宋木摆了摆手，让他出去了。

昭昭.....昭昭.....昭昭.....

宋木心里默念着孟昭的名字，慢慢用手抚上了自己的眼睛，不让那滔天的疯狂奔涌而出。

可是当他把手放下，抬起眼睑的时候，那骇人的墨色还是溢了出来。

那是正常人无法承受的纠葛。

等到了酒店，我发了个信息给张雯，她和杨冲毕业了就留在了这里，顺其自然的结婚了，多年的感情开了花结了果。

我在楼下咖啡店等她的时候，突然察觉到一道视线，有人在盯着我。

我不动声色的用眼睛巡视了一遍，看见了一个女生，她发现我在看她，慌忙低下了头。

谁？

没等细细探究，张雯就咋咋呼呼的来了，「昭昭，昭昭，我想死你了！」

还没等我站起来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我就看到了紧张害怕的杨冲，他慌忙扶好张雯：「我的姑奶奶！你慢着点！」

我目光移向张雯的肚子，嗯，大了。

张雯不好意思地笑了：「嘿嘿！我快做妈妈了。昭昭，以后她也是你的孩子，你是她的干妈！」

杨冲安稳好她，才跟我说话：「好久不见啊，昭昭姐，因为爸妈先不让告诉别人，也就没有通知你。」

我摇摇头，表示不在意。

32

见完张雯他们，我就回了酒店，开始准备明天开会要用的东西。

收购宋木手下其中一个子公司，这仅仅是蚕食宋父势力的第一步而已。

阿木，他把你从我身边抓走，现在，我要把这股属于他的力量一步步解散、打碎，重组成属于自己的力量。

我享受这种把别人的羽翼一根一根拔掉，再折断它们的过程，看着痛苦与恐惧弥漫在逼仄的空气中，我的心情就无比的愉悦，我的乖阿木，你，准备好了吗？

给苏爷发过去最终版的资料，我摘下眼镜，捏了捏鼻尖，然后站起来去温牛奶。

宋木走了，我这个喝牛奶的习惯却一直没有改掉。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打扮好，然后出门等苏林和苏爷。

一般来说，除非很重要的会议，我是不会出现的，毕竟，我无法正常与普通人交流。即使我很优秀，即使苏爷很中用我，可惜，事情总有那么不完美的一面。

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我抓宋木回家开始的日子，必须出席。

苏爷到了，后边跟着还在打哈欠的苏林，看着他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就知道，又熬夜打游戏了。

无视他吊儿郎当的样子，我和苏爷一起往会议室走去，这是一场硬仗。

走到转弯处，就碰见了宋父，他还是那副人前精英的模样，只不过苍老了许多，看来，宠物也不是随便抓走就能养的。

宋父也看到了我们这一行人，他和苏爷寒暄完，就看到了身后的我，看着他露出诧异的表情，我不再施舍给他一丝目光，有些东西不能多看，眼睛容易脏。

打开会议室的门，我就看到了我心心念念的阿木，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但是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似乎没有波澜，又似乎酝酿着风暴。

看着成熟了许多，但依然帅气逼人的宋木，我的心尖像被针扎破，里边的酸涩、兴奋、快乐通通扭曲在一起，然后疯狂地涌向四肢，让我差点站不住。

我强忍着战栗的身体，保持最完美的表情走向属于自己的位置，我能察觉宋木的目光像粘在我身上一样，一刻也没有离开。

我在心里「啧」了一声，阿木啊阿木，我们有时间慢慢玩。

会议开始了，我就专心致志跟随苏爷的思路不断提供数据和信息，来达到我们以最低价收购子公司的目的。

在激烈的争辩中，宋木没有发表很多自己的意见，几乎游离于整个会议之外，显得格格不入，压下心底的疑惑，继续做苏爷最完美的秘书。

会议持续了 3 个多小时，最终以我们预期的价格收购完成。

看着吧，阿木，慢慢地，你会失去一切，早晚你只会是我一个人的。

会议结束，我没有多给宋木一个眼神就走了出去。

可是在我即将要刷卡进房的时候，我被人一把拉进了隔壁房间。

在黑暗中，我努力挣扎，使出了自己所有的技巧和力气，还是没有摆脱他的控制。

「呵」一声轻笑。

「昭昭，这么多年不见，你的力气变小了啊。」

听着他温润不失磁性的嗓音，我放弃了挣扎，闭上眼睛无力的等待他最后的审判。

我的阿木，你只有这点本事吗？

他把我顶在门上，整个身体压着我不留一丝缝隙，他的手慢慢抚摸着我的脸，连呼吸都放轻了，好像我是一碰就碎的宝贝。

「昭昭，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你的阿木啊，我回来了。」
他好像海妖，低低的吟唱着诱人的歌谣，引着信徒为他疯狂。

我别开脸，不让他的手触碰到我，身体也适宜的颤抖起来。

他静默了几秒，就猛地用手擒住我的下巴，迫使我张开嘴，然后不管不顾地亲了上来，带着颓靡的绝望和阴沉的冰冷。

我开始剧烈挣扎，不断的摇头掉眼泪，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

宋木从我口中退了出来，温柔却不失力道地抓着我的下巴，

「昭昭，姐姐，刚才你为什么不看我？我好伤心啊。我是你的阿木啊，你都不会心疼吗？」

我哭着看着他，他前一秒还温柔控诉着自己的委屈，后一秒却抓着我的头发逼我看着他的眼睛，里面是骇人的疯狂和执拗：

「从 16 岁，我就想这么做了，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作我的姐姐，我只想要你，要你属于我，只属于我。」

说着放下我的头发，摸了摸我的头，又温柔地亲了亲我，「姐姐，我说的你清楚了吗？」

我默不作声，只静静地流泪。

「姐姐，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啊。」看着他病态的笑容，我的心里一片火热，阿木，你发育的真不错，我很满意。

然后摇了摇头。

宋木停止了笑容，面色阴沉，「昭昭，点头，不然，我会生气的。」

我露出恐惧的神色，赶紧点点头，宋木脸色稍缓，眼神墨色沉积：「既然昭昭理解了，那我们就一起休息吧。」

他看我不为所动，一把抱起我扔在了床上，我缩着身子躲在了最里边，瑟瑟的。

他过来抱住我，「睡吧，今天，我不动你。」

宋木手脚并用把我困在床上，我微微地颤栗，却没有再挣扎。

宋木用手揉捻着我的耳垂，同时在我耳边低低地呵气：「昭昭姐姐，我走了这么多年，你想过我吗？」

他说完我就闭上了眼睛，不去看他的表情，对他的一切都表示抗拒。

他揉着我耳垂的动作停了一瞬，然后笑了，「姐姐，真狠心啊，我有点伤心了呢，所以，姐姐要补偿我呀。」

说完就翻身覆在了我的身上，拖起我的脑袋，把他的一片温热深入我的口中，一边吻着一边喊着「姐姐」，他的攻势太猛烈，我只能无力的接受着要把我拆吃入腹的感情。

阿木，怎么办？你太让我满意了，我快抑制不住了。

我强忍着想抓着他的头发加深这个吻的想法，努力闭着眼睛，不去看这张午夜梦回让我心痛的脸。

他退了出去，低低地笑了，「昭昭，你好可爱呀，你这样动作，让我更想吻你，更想狠狠的占有你，让你起不来床。」

我立马睁开眼睛，拼命摇头，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不对，我们这样是不对的。

宋木用手轻轻揩去了我的眼泪，「昭昭，不要拒绝我。」

「我们是姐弟，我们是家人，阿木，我们这样是不对的。」

无视他瞬间阴沉下来的脸色。

我抬起手摸着他的脸，怜惜地看着他，「阿木，你醒醒，我是昭昭姐姐啊，你仔细看看我，我们不能这样的。」

宋木猛地抓着我的手压在头顶，眼睛深深地望向我的眼底深处：「就是因为你是昭昭姐姐啊，我亲爱的姐姐，我才会想要占有你，只是你而已。」

我恐惧地看着他，对他所说的一切表示震惊和不可思议。

宋木嗤笑了一声，从我身上退了下去，然后去了阳台。

看着他关上门，我就立刻去了浴室，看着被蹂躏坏了的嘴唇，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疯狂，张口咬上了自己的胳膊，用疼痛平复自己快要炸裂的感情。

阿木，我的阿木，你太迷人了，真让人上瘾。可惜，我还是要摧毁你，破坏你，让你的依靠都烟消云散，这样，你才会逃不掉，只能留在我身边，谁也抢不走。

看着自己眼里的疯狂慢慢褪去，重新恢复纯净，我洗了洗手臂，呵，保持清醒的疯狂也是不容易呢。

我躺下，酝酿着睡意，过了一会宋木也从阳台回来，上了床侧抱着我，老老实实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

可是我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感受着他有些火热的体温，没有一点睡意。

就这样睁着眼到天亮，我只要翻翻身，宋木就会搂得更紧，没办法，我只能使劲退了出去。

宋木被我的动作弄醒了，有一瞬间的呆愣，这样懵懵的眼神，竟然有些可爱。然后看到我起身穿衣服，他也坐了起来慵懒地靠在床上，「这样一觉醒来就能看到姐姐，我可是梦想了 8 年啊。」

我穿衣服的动作一顿，没有转身看他，就打开门走了。

就在我关上门的时候，我就看见大着肚子的张雯正想敲我房间的门。

「嗯？昭昭，你不是这个房间吗？哎呀，我又记错了，怀了孕，人就变傻了，嘿嘿。」

我没有解释，询问她怎么来了。

张雯不好意思的对了对手指，「那个，你来了嘛，我没忍住，就告诉了你爸和陈姨。你别生气哈，你老是不回家，也不怎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问我啊，我就告诉他们了。」

我摸了摸张雯的头，表示不在意。

以前不想回去是因为宋木，现在宋木回来了，可以常去看看了。

张雯觑着我，「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哈，就是，他们可能会要你相亲啥的，他们老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你啥的。再有我对比，他们比较着急，哈哈。」

我摸着她头的手停了下来，然后使劲捏了捏她因为怀孕变得肥嘟嘟的脸。

「不怪额不怪额，捻会变大的。」直到捏够了，我才放下魔爪。

相亲，可以啊。

年纪到了，也要找个人一起共度余生不是吗？

阿木。

34

我跟着张雯去她所说的那家最好吃的餐厅吃饭，望着她吃的鼓鼓的脸颊，我陷入了深思。

按照阿木的发育状态，我该怎么做才能达到我最终的目的呢？

我的最终目的不是以伪装的我去面对他，而是退去了这层外衣，完全展现内里这个阴暗腐朽散发着颓靡潮湿的我，就这样赤裸裸的去面对他。

那时候的阿木，脸上该是怎样丰富的表情呢？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张雯正在呆愣愣地看着一个方向，我顺着她的目光去看。

是一个老朋友，安然。

身边还有一个女人，她们看着相处的不是很愉快。

我打算起身去看看这个老朋友，却被张雯制止，我拍了拍她的手，表示不碍事。

等我走近她们，安然才发现了我，看着她那见鬼的表情，我瞬间没了兴致，几年过去了，没一点长进，啧。

「孟昭！」

安然的惊呼让她对面的女生瞬间抬起了头。

她是？

那个偷偷观察我的女生。

我带着审视和探究的目光看着她，她由一开始的错愕慢慢变为心虚。

心虚？她心虚什么？

没等我细细探究，安然像护犊子一样挡在了她的面前。

「看什么看？！看你家宋木去！」望着安然因为愤恨皱起的两条眉毛，我了然，哦～原来这是求偶不成反碰了一鼻子灰啊。

我嗤笑了一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张雯暗搓搓地凑近我，分享她引以为傲的八卦：「我这是毕业了第一次见她呢，你当年走的早，你没有听说，她喜欢那个女生好几年了，现在还没追上呢。」

我勾了勾嘴角，我也还没「追上」我的阿木呢。

几年时光过去，仿佛什么都变了，也仿佛什么都没变。

等我回酒店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不速之客，哦，也不能说是不速之客，毕竟他也住在这里。

宋父。

望着他这么多年没有变化的恶心笑容，我皱了皱眉，想把他分解成一块一块，再一块一块喂给鱼类去撕食。

他拦住了我的去路，「孟昭，吃相不要太难看。」

[我只是一个员工，这都是老板的决定，跟我可没有关系。]

他阴沉沉地笑了：「孟昭，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那小子，可是，你骗不了我。」

我挑了挑眉，「那又怎么样呢？」

「我给你下半生无忧无虑的生活保障，别进行了。」

望着他增添的皱纹，我摇了摇头。

宋父在我对峙，当然，这是在外人看来，可是在我心里，他只是个无力扭转局面的跳梁小丑罢了。

年轻时的宋父确实是一个能力超然的工作强者，眼光毒辣，手段狠戾，可是高处待久了，总会犯一叶障目的毛病。

尤其是这几年他处理不好他的家事，公司也被搞得一团糟，要说这其中没有我的参与，那是不可能的。

跟我争宋木的人，他能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耻辱。

无视他各种诱惑和威胁，等他说完了，我才抬起眼睑望着他，然后用手机放出刚才我在网上找的一段语音：「天凉了，该让王氏破产了。」

望着宋父一脸噎住大脑宕机的蠢模样，我笑了笑，拉开门走了出去。

天凉了，该让王氏破产了，一句中二的话却异常符合我的心理。

阿木回来了，某些人也该消失了。看来我得加快进度了，以防狗急跳墙。

其实我这次亲自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获取宋父的公司数据，黑进他们的电脑很容易，但是被发现也很容易。为了神不知鬼不觉，我得亲自来，找理由连接上他们的内网，到时候水到渠成。

第二天，机会就来了，甚至来的有些过于容易。

趁着苏爷他们还在继续谈判，我本来是打算抓个小姐姐骗一骗，抓紧时间进了内网再说，结果出了会议室门就看见了安然的「对象」。

她看起来有些呆滞，对我突然出来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我靠近她一步，她就会退一步，好像我能吃了她似的。

不再管她，我寻找着好下手的绵羊，连接上内网，我想要的数据都会有。

而安然的「对象」，跟着我慢慢走过来：「你在找什么？我能帮到你吗？」

我写了一张纸条，对她表达我已经粉饰过的需求。她看了看，然后直接用的自己的身份进去了，看着浩如烟海得数据，我按下心头的疑惑，只能都先收录进去。

本来打算进了内网就收手了，后期工作慢慢渗透，现在有了她的帮助，这份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我写：「为什么帮我？」

她看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你是安然的朋友嘛，这点小忙还是可以帮的，没关系的。」

是了，对于外行的人来说，我只不过是通过普通员工的账号进了他们的官网而已。

我对她笑了笑，不再和她交流，安然啊安然，认识你还是有点好处的。

等我收集好自己需要用的资料，就准备起身离开。

「孟昭。」她叫住了我。我停下转身与她对视。

「安晴，我叫安晴。」

我点头示意，表示自己知道了。她叫什么都无所谓，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我再次想转身离开，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平稳、凉薄且悲悯。

「孟昭，每个生命都是活生生的，每个人都很重要。」

我转过身，勾了勾嘴角，吊着眼睛看着她，然后写了一张纸条递给她，没等她打开，我就上了电梯走了，我的时间很宝贵。

而我不知道的是，安晴看着我的电梯门缓缓关闭，然后松了一口气，接着打开那张似乎还保留着体温的纸条，接着就震惊地睁大了双眼，我在上面写着：「我知道你和安然一样，但是，别插手我的生活。」

我静静等待电梯下沉，并不知道现在的安晴在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纸条上的意思很明显，她俩的事情我不会插手，也希望她们能识趣，别打扰我的生活，奇怪的言论也请收一收。

这时，我收到一条微信，是我爸。

「既然回来了，就回家一趟吧。陈姨想你了。」

嘁，年纪长了，其他还是没变。回去一趟也好，有些东西需要找出来带走。

而宋木，他暂时应该是不会回去的。

我摸着多年前我为宋木画的那些画，颇有些五味杂陈，那时候的自己还是太小了，太年轻，只能通过这种人畜无害的方式发泄扭曲疯狂的感情。

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想拥有深渊，却被深渊束缚。

整理好这本来就不多的画作，我打开门出去吃饭，他还是高兴的，可惜，那么多年，我还是无法放下。

本来，过去的事情就不该放下。

铭记，才是过去存在应该有的意义，放下，是最可悲最可笑的自我救赎。

望着他和陈姨忙前忙后，我也表演一个久归回家的乖乖女儿，顺手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以至于看起来是和谐的一家人。

饭桌上。

我爸给我夹了菜，皱了皱眉头：「这次回来能呆多久？」

「不是很久，项目处理完就该回去了。」

陈姨捋了捋我耳后的头发，「你也大了，有了自己的主意，可是，女孩子一个人在外边，我和你爸还是不放心啊。如果宋...算了。」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如果宋木在，我们会很幸福。

是啊，他在，我们会很幸福，而我，呵，是过了头的幸福。

「那边的事情处理好，我打算近期回来发展，你们年龄也不小了，我该侍奉左右了。」

「昭昭，阿姨不是这个意思，你爸和我只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至于我们俩，不想拖你的后腿。」陈姨说完，眼里微波闪动。

我靠在陈姨的肩膀，「以前不懂事，错过了很多相处的时光，以后，我想陪着你们。你们看着我嫁人生子，我陪着你们慢慢老去。」

「好好好。」陈姨抹了抹眼泪，我爸也擦了擦眼睛。

所以啊，快点让我嫁人吧。

我的阿木估计会很乐意喝这杯喜酒的。

是不是呀我的宠物？

吃完饭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想要睡着，突然电话响了，谁会给我打电话？

「昭昭姐姐，回家开心吗？我猜，一定很幸福很快乐吧。开心到都快忘了我的存在了，姐姐，别以为回家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们，不会再是姐弟了。」

「昭昭，你是我的，总有一天，他们都会知道。」

「别害怕。」

说完他就挂了，也是，我反正都不会说什么的。

我嗤笑一声，阿木，那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36

吃过饭我就回房间整理好今天收集的资料，把这些给苏爷，我的目标就成功一半了。

公司竞争只有输赢，没有对错。

办好他交代给我的事情，他答应我的事情就会实现，到那个时候，我想要的都会在我的手里。

我想要的，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和同类的阿木一起沉沦，一起跌入欲望的深渊。

（与此同时——）

而挂断电话的那头，宋木轻轻扯了扯嘴角，显得有些病态，他眼睛贪婪地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女孩子，一遍一遍隔着空气抚摸她的脸颊，不知满足。

这时，进来一个黑衣男人，把一些资料交给了宋木，宋木看了看，就丢在了地上，「他们没有察觉吧？」

黑衣男低头靠近了些：「按照您的吩咐，没有任何察觉。」

宋木点点头，挥了挥手让他下去了。

姐姐，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你高兴了，就把你给我好不好，毫无保留。

这天过后，宋木再没有了任何动静，仿佛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而已。可是我知道，这只是表面而已，我的阿木，不会让我失望的。

而现在，我收拾好自己就出门了，今天跟陈姨一起逛街，培养人类口中那美好而温暖的亲情。

直到开始吃饭，我俩对面坐上人的时候，我才知道，今天的重头戏在这里。

相亲。

我默默打量着对面的男生，他应该很内敛，穿的衣服规规矩矩，也没有很放肆的观察我。

直到陈姨和他的母亲聊天，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哑巴。

怪不得这么内敛，是没有聒噪的资本啊，这不是跟我一样嘛，或许在他眼里，我也很内敛吧。

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原来自己的缺陷，还可以这么配对，不对，是要说，自己的缺陷，就该这么配对。

她俩聊得热火朝天，觉得我俩很合适，恨不能我俩可以立马原地结婚。

他一直没有表达什么，就在安静的吃菜，喝水，仿佛这件事情与他无关，把自己喂饱才是最要紧的事。

我就乖乖扮演着自己的人设，也不紧不慢地填饱自己的肚子，直到我看到一片熟悉的衣角。

我就知道，我的阿木，从来都是乖孩子，不会让我失望的。

我抬起头对对面的男生笑了一下，顶着 he 一脸问号的表情给他夹了一块肉，不顾陈姨她们的打趣，温柔的示意他吃下去。

刺激，永无止境。

「愉快」的结束这顿饭，我和他把陈姨她们送上出租车，就面面相觑。

「逛逛？」他有些不知所措。

「下次吧，我工作有些事情还没处理完。」然后我点点头就离开了。

等我走到拐角处的时候，我就被蒙上了口鼻，失去了意识。

阿木啊阿木，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的手段还是一样的老套。

醒来就看见了他近在咫尺的脸颊，手脚绑住，无法挣脱。

我拼命摇头，眼神流露出渴求和恐惧。宋木原来还在微笑的唇角抿成了一条直线，眼神冰冷，浑身散发着被拒绝的暴躁和狠

戾。

然后我的眼睛就被他蒙上了，各种感官突然变得敏锐。

他慢慢褪去我有些碍事的衣服，喘息声越来越明显，我不断挣扎，却毫无影响。

他趴过来，摸了摸我的耳朵，温柔的低吟，仿佛勾人魂魄的妖精：「姐姐，记住接下来的感觉，牢牢记住，记一辈子。」

我呆了一瞬，就被铺天盖地的疼痛压榨了所有的思想。

他是个粗鲁的船夫，遇到铺天盖地的海浪，没有一丝的犹豫，就那么直直的闯进风浪里面，不管不顾风的怒吼，浪的悲鸣。

可是他也是一个新手船夫，遇到这等困难，他也只能咬紧牙使劲抓着舵盘，不让它偏了方向，不给风浪趁虚而入的机会。

宋木的额头出了一层细汗，他也难受，也很害怕，但是，冲破风浪只能一鼓作气，终于，他成功了。

胜利的巨大满足感让他兴奋的心脏都快炸裂，他怒吼着，咆哮着，为主宰风浪欢呼着。

这是占有，是掠夺，是宣示主权的霸占行为。

感受到他此时的心情，我在心底满足地笑了，我也是这样啊，我的阿木。

这种伤害，我很乐意承受。

他的动作有些生涩，可是没有丝毫温柔可言，横冲直撞，让我疼得战栗。

直到他猛的喘息，我才松了一口气，他的汗水滴在我的脸上，粗重的呼吸打在我的额头。

「姐姐，记住这个感觉，是我，是我拥有了你，你是我的，永远都是我一个人的。」

我抖了抖身体，把酸软的腿放下，忍无可忍，给了他一巴掌。

宋木眯了眯眼睛，嘲讽地笑了一下，接着又是一场恶战。

无关伦理，无关风月。

37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看见一条光滑有力的胳膊横在我的胸上。

而我不着寸缕，可是我的心情却无比愉悦，心里多年被压抑的情感终于在昨夜被满满抚慰，尽管接受着狂风暴雨，可是我的心底一片宁静。

那是恶魔被安抚的惬意。

我感觉身下一片清爽，应该是我昨夜疼得昏过去之后，宋木给我处理的，至于怎么处理的，我不愿深想。

这时，宋木动了动胳膊，醒了。我立马咬紧嘴唇，眼泪要落不落的在眼眶内徘徊。

宋木转过头支起身子就看见我这副样子，他眼底似墨翻涌，眉峰挑起，手轻轻地摸着我的脸蛋，说出的话却蛊惑异常：「昭昭，不用那么难过，我们是姐弟啊，做这件事会让我们更亲密的，我是你最爱的弟弟，你是我最爱的姐姐，所以啊，没事的。」

我泪眼瞧着他：「不是的，你骗我，我们就不该这样的！我们是姐弟！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该怎么面对他们？！面对我们的父母！」

我哭的上气不接下气，干脆扭过身子不再看他。

宋木轻笑一声，「昭昭，我们不是亲姐弟啊，而且，我早已离开了那个家，不是吗？」

他一句话轻飘飘的送过来，我噎住了，愣愣的忘记了哭泣。

他抚着我的后背，「昭昭，我们不是亲姐弟呢，所以，你觉得他们会同意吗？我觉得吧，他们会对我放一百个心呢。」

说完他就低低地笑了，带着破釜沉舟的疯狂和病态的满足。

「你不用想着逃，你逃不走的，我的，昭昭。」

说完他就翻身下床了，看着他慢条斯理地收拾着自己，又看见自己脚上明晃晃的链子，我闭上了双眼。

阿木，玩得开心吗？

开心了，也让姐姐玩一玩吧。

等他「啪嗒」一声开了门落了锁，我就立马给苏爷发信息。

（我：可以开始了。）

（苏：好。）

好戏开场了，阿木，为你一个人准备的。

宋木回来的时候，尽管隐藏得很好，但是我能敏锐地察觉到他眉目之间的疲惫。

呵，阿木，这才刚开始呢，我要让你永远记得宠物逃跑的下场，都很惨。

宋木默默站在床尾，用手勾起一节泛着银光的链子，弯了嘴角，接着一个使力就把我拉了过去，我羞耻的别过了头。

「看着我。」他声音暗哑。

我狠狠闭上了眼睛，把头别得更过。

他受了刺激，手下的动作很粗鲁，我吃痛，眼泪缓缓划过，不发出任何声音。

三天后，苏爷发了信息。

（苏：看新闻。）

我打开电视，立马跳出来的新闻就是国内某公司因偷税漏税被严查的新闻，数额巨大，令人瞠目。

（苏：结束了，东西可以给我了。）

（我：等我出去。）

（苏：要我帮你吗？）

（我：不用。）

换了一个新闻频道，继续看某个公司的落幕史。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筹划了这么多年，终于，觊觎阿木的渣滓消失了。

我眯着眼睛哼着小曲，分外开心，一想到阿木以后都只属于我了，不由得舔了舔嘴唇。

掌控，从来都只是属于一方的事情，无论，是明或暗。

我静静等着宋木的归来，想看看自己的宠物被欺负了，会怎么办呢？

我静静等待着宋木，要知道他在发生这样的事情过后，会用怎样的表情如何面对我。

宠物失去了靠山，他们的反应一定很有趣。

我勾了勾嘴唇，心情无比的好。

直到晚上 10 点，宋木还是没有来，我心里不禁有些忐忑，阿木的心理承受能力应该没那么弱。

我正想发个消息确认一下外边的情况，房间门突然开了，我警惕地望向来人。

是一个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人。

苏陌。

他看出了我的紧张和不解，开口解释：「事情我按你的要求办好了，但是中间出现了一些变故，我不好跟你解释，以后他会慢慢跟你说。」

是宋木让他来的？他想跟我解释什么？关键是，他怎么知道我和苏陌的关系？

一个个问题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打听这些的时候。

苏陌给我打开锁链，拿着冰冷的链条，喃喃自语：「这玩意挺好的，改天我也试试。」

我嗤笑一声，是挺好的，除了不能自由活动哪都好。

我们出了酒店就坐上了苏爷的车，看见他的电脑放在后座，我拿起来就开始操作，他答应了我的事情做到了，我答应他的理所当然也要办到。

他想要的东西是我废了很多心血做出来了的一款程序，有了它，想要黑进任何程序都没有问题，而且还不会被发现。

他静静地看着我操作，半晌才说了一句：「你只想废了宋木的靠山，可是，宋木他谁都没依附。」

我的手一顿，这是什么意思？

我幽幽地看向他，让他解释更多，可是他却往后一靠，闭上了双眼。

我挑了挑眉，这是说到一半不愿再说了，让我自己领悟？

我没再追问下去，只把程序包装的更完美，确认不出现任何失误之后，就扔在了他给的地址里边。

宋木出现在我的眼前已经是三个月之后了，还是出现在我家，出现在我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

看着他有说有笑的跟我爸和陈姨聊天，我不禁有些慌神，好像他不曾离开过，好像我没有经历过那些难受到窒息的瞬间。

我猛地关上门，抚摸着震颤不已的心脏，他怎么现在回来了？他怎么能.....

和苏陌分别，我就彻底辞职了，无视苏林在我身边咋咋呼呼，我冷静地出了一份离职报告。

这些年，为了打垮宋父，我牺牲了太多，也失去了太多，就是有些累了，仅此而已。

我摸着有些麻木的心脏，突然有些癫狂，凭什么？阿木，凭什么你想消失就消失？想出现就出现？

我只是想永远控制你罢了，我只是想占有你罢了，我只是想让灵魂有个寄托罢了...

可是，你凭什么要这样？

我揉了揉发涩的眼睛，重新整理好心情，确定表情无懈可击以后，我重新打开了房门。

宋木，还是坐在沙发上，他们听到门重新打开的声音，都齐齐看了过来。

我大踏步走到他面前，把他拉起来往门外推去。

走，继续走，消失，继续消失，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不管不顾的动作惊了我爸和陈姨，他俩一左一右把我拉开，扯着我把我按在沙发上，我眼睛一眨，眼泪扑簌簌的就落了下来。

陈姨赶紧拿卫生纸给我擦泪：「昭昭，你别激动，阿木这次回来，以后再也不走了，他说，那个人再也不会烦我们了。他以

前来了都是坐坐就走，以后，他就会重新住进来，我们还是幸福的一家人。」说着说着她就自己擦起了眼泪。

以前？

我抬起眼睑，看向宋木的方向，可是并没有抬起眼睛看着他。

我很生气，彻底失去控制的局面让我烦躁不已，好想破坏什么，好想把一切都毁灭掉。

我使劲抓住颤动的双手，牙齿使劲咬住下唇，直到尝到了一股血腥味。

这时宋木突然拉着我站了起来，「妈，我和昭昭单独谈谈。」

他「砰」的一声关上门，似笑非笑地向我靠了过来，撩起我的一缕头发，慢慢吐息，好像一条令人发抖的蛇：「姐姐，听说你设计的程序很厉害呢，听说你一直致力于打垮我的父亲，听说，你一直在找我。」

我惊愕地睁大了双眼，不可能，这些事情他不可能知道的。

他亲了亲我的嘴角，坐在了我的电脑椅上，并拉着我坐在了他的腿上，就着这个羞耻的姿势，不紧不慢的解释令我震颤的事情：「我知道你一直恨我突然离开，我没有后悔过，只是有些遗憾，遗憾我没有参与昭昭的这些年，没有亲眼看着你变得越来越迷人，让我越来越心动。」

他压着我，不让我起来，继续说：「我在美国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所以，他垮了，我还在。即使你把他打垮一百次，他是

他，我还是我，你明白吗？」

我垂下眼角，可是，就是他把你带走的，他把你带走的！

宋木嗅着我的头发：「我的事业稳定了以后，我回来过几次，我没有让他们告诉你，因为我想继续看昭昭为我努力的样子呢。」

「昭昭为我努力的样子太迷人了，想多看一会，想把你吃掉啊。」

他低低的笑着，眼睛里是明晃晃的沉沦和刺眼的疯狂。

我闭了闭眼睛，阿木，你成长的太好了，简直远超我的预期，让我无法完全掌控，让我有些，害怕...

他隔着眼皮摸了摸我颤动的眼珠，然后不管不顾地吻上了我的嘴唇。

我有些抗拒，他强势不容拒绝，带着我走到门边，衣服渐渐滑落。

「咔哒」门一锁，他就把我扔在了床上，捂着我的嘴扶着我的腰沉了下去。

尽管经历了很多次，他的尺度还是我无法立马能承受的。

我疼的咬上了他的手指，血珠立马跳了出来，宋木挑了挑眉，把手指往我嘴里更深处送去。

疯子，宋木就是一个疯子。

我呢，我苦笑一下，我也是啊。

我们都是。

宋木贴着我的耳边，「姐姐，你看，我彻底得到你了啊，你是在乎我的，是不是？」

他不等我「说」什么，就阻止了我的动作，「不用解释的，姐姐，不需要解释。」

说完动作更加猛烈起来，我被带动的不知今夕何夕。

恍惚间，听到他叹息着：「姐姐，昭昭，我好高兴，我终于得到了你啊。」然后他有些冰凉的唇贴上了我的眉心。

望着不断起伏的这个男人，我落下了一滴泪。

他用手指点了点，笑盈盈地望着指尖那抹水色，用舌尖舔了舔，说：「昭昭，好甜啊，像你一样甜，所以你也很开心，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只用手轻轻搂住了他的脖子。

我把他的地按向我的脖子，感受他撕扯我皮肉的疼痛，陶醉地闻着他发间的清香，轻轻笑了。

突然，一滴水气落在了我的眼角，是宋木的汗吗？还是什么？

我把宋木搂得更紧了，他是我的，只能是我的。

他跟我爸和陈姨说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脑子里准备了好几种解释，可是令我意外的是，他们只是担心别人的流言蜚语会伤到我们，并没有很反对。

我知道，是宋木的原因。

无论过程怎样，结果还是复合我的预期的，他回来了，就在我身边。

饱经风霜。

虽然还是他上我下，但是，总有一天，我会给他栓上独属于他的铁链。

因为，就在刚才，我看见，他手上拿着我的那些画。

似笑非笑。

(完)

□ 酒酿百香果